

金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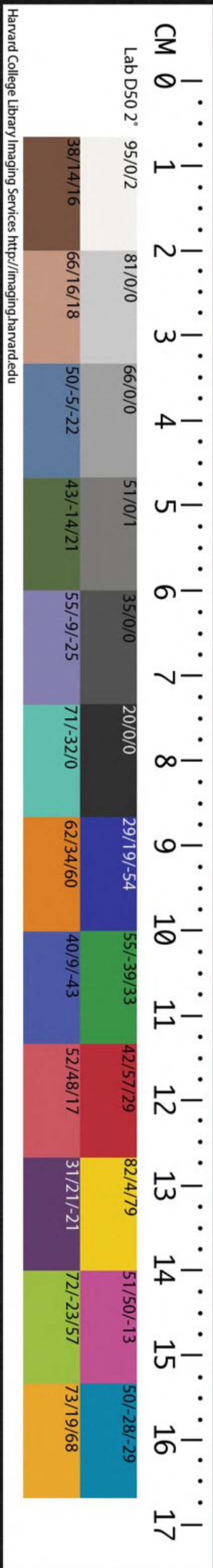
卷一百一之四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UL 30 1936

544

T2455.21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列傳第三十九

金史一百

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珍藏印

元開府儀同二司上柱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
都總裁臣脫脫修

承暉

本名福興

抹撚盡忠

僕散端

本名七斤

耿端義

李英

李木魯德裕

烏古論慶壽

承暉字維明本名福興好學淹貫經史襲父益都尹鄭家
塔剌剌訛沒謀克大定十五年選充符寶祗候遷筆硯直
長轉近侍局直長調中都右警巡使章宗為皇太孫選充
侍正章宗即位遷近侍局使孝懿皇后妹夫吾也藍世宗

時以罪斥去乙夜詔開宮城門召之承暉不奉詔明日奏
曰吾也蓋得罪先帝不可召章宗曰善未幾遷兵部侍郎
兼右補闕初置九路提刑司承暉東京咸平等路提刑副
使改同知上京留守事御史臺奏承暉前為提刑豪猾屏
息遷臨海軍節度使歷利涉遼海軍遷北京路提刑使歷
知咸平臨潢府為北京留守副留守李東陽素貴承暉自
非公事不與交一言改知大名府召為刑部尚書兼知審
官院惠民司都監余里痕都遷織染署直長承暉駁奏曰
痕都以蔭得官別無才能前為大陽渡譏察纔八月擢惠
民司都監已為太優依裕兩除之後當再入監差今乃超

授隨朝八品職任况痕都乃平章鎰之甥不能不涉物議
上從承暉議召徒單鎰深責之改知大興府事宦者李新
喜有寵用事借大興府妓樂承暉拒不與新喜慙章宗聞
而嘉之豪民與人爭種稻水利不直厚賂元妃兄左宣徽
使李仁惠仁惠使人屬承暉右之承暉即杖豪民而遣之
謂其人曰可以此報宣徽也復改知大名府事雨潦害稼
承暉決引潦水納之濠隍及伐宋遷山東路統軍使山東
盜賊起承暉言捕盜不即獲比奏報或遷官去官請權行
的決尚書省議猛安依舊收贖謀克奏報其餘鈐轄都軍
巡尉先決奏聞俟事定復舊從之及罷兵盜賊渠魁稍就

招降猶往往潛匿泰山巖穴間按察司請發數萬人刊除
林木則盜賊無所隱矣承暉奏曰泰山五岳之宗故曰岱
宗王者受命封禪告代國家雖不行此事而山亦不可赭
也齊人易動驅之入山必有凍餓失所之患此誨盜非止
盜也天下之山亦多矣豈可盡赭哉議遂寢是時行限錢
法承暉上疏略曰貨聚於上怨結於下不報改知興中府
事衛紹王即位召爲御史大夫拜參知政事駙馬都尉徒
單沒烈與其父南平干政事大爲姦利承暉面質其非進
拜尚書左丞行省于宣德參知政事承裕敗績于會河堡
承暉亦坐除名至寧元年起爲橫海軍節度使貞祐初召

拜尚書右丞承暉即日入朝妻子留滄州滄州破妻子皆
死紇石烈執中伏誅進拜平章政事兼都元帥封鄒國公
中都被圍承暉出議和事宣宗遷汴進拜右丞相兼都元
帥徙封定國公與皇太子留守中都承暉以尚書左丞揀
撚盡忠久在軍旅知兵事遂以赤心委盡忠悉以兵事付
之已乃總持大綱期於保完都城頃之莊獻太子去之右
副元帥蒲察七斤以其軍出降中都危急詔以揀撚盡忠
爲平章政事兼左副元帥三年二月詔元帥左監軍永錫
將中山真定兵元帥左都監烏古論慶壽將大名軍萬八
千人西南路步騎萬一千河北兵一萬御史中丞李英運

糧參知政事大名行省字木魯德調遣繼發救中都承暉
間遣人以笮馮奏曰七斤既降城中無有同志臣雖以死
守之豈能持久伏念一失中都遠東河朔皆非我有諸軍
倍道來援猶莫有濟詔曰中都重地廟社在焉朕豈一日
忘也已趣諸路兵與糧俱往卿會知之及詔中都官吏軍
民曰朕欲紓民力遂幸陪都天未悔禍時尚多虞道路久
梗音問難通汝等朝暮矢石暴露風霜思惟報國靡有貳
心俟兵事之稍息當不衍於旌賞今已會合諸路兵馬救
援故茲獎諭想宜知悉永錫慶壽等軍至霸州北三月乙
亥李英被酒軍無紀律大元兵攻之英軍大敗是時高琪

居中用事忌承暉成功諸將皆顧至既而以刑部侍郎阿
典宋阿爲左監軍行元帥府于清州同知真定府事女奚
烈胡論出爲右都監行元帥府于保州戶部侍郎侯執行
尚書六部往來應給終無一兵至中都者慶壽軍聞之亦
潰承暉與抹撚盡忠會議于尚書省承暉約盡忠同死社
稷盡忠謀南奔承暉怒即起還第亦無如盡忠何召盡忠
腹心元帥府經歷官完顏師姑至謂曰始我謂平章知兵
故推心以權畀平章嘗許與我俱死今忽異議行期且在
何日汝必知之師姑曰今日向暮且行曰汝行李辦未曰
辦矣承暉變色曰杜稷若何師姑不能對叱下斬之承暉

起辭謁家廟召左右司郎中趙思文與之飲酒謂之曰事勢至此惟有一死以報國家作遺表付尚書省令史師安石其表皆論國家大計辨君子小人治亂之本歷指當時邪正者數人曰平章政事高琪賦性陰險報復私憾竊弄威柄包藏禍心終害國家因引咎以不能終保都城爲謝復謂妻子死于滄州爲書以從兄子永懷爲後從容若平日盡出財物召家人隨年勞多寡而分之皆與從良書與家號泣承暉神色泰然乃與安石舉白引滿謂之曰承暉於五經皆經師授謹守而力行之不爲虛文既被酒取筆與安石訣最後倒寫二字投筆歎曰遽爾謬誤得非神志

亂邪謂安石曰子行矣安石出門聞哭聲復還問之則已仰藥薨矣家人匆匆瘞庭中是日暮盡忠出奔中都不守貞祐三年五月二日也師安石奉遺表奔赴行在奏之宣宗設奠於相國寺哭之盡哀贈開府儀同三司太尉尚書令廣平郡王謚忠肅詔以永懷爲器物局直長永懷子撒速爲奉御承暉生而貴富居家類寒素常置司馬光蘇軾像於書室曰吾師司馬而友蘇公平章政事完顏守貞素敬之與爲忘年交

抹撚盡忠本名彖多上京路猛安人中大定二十八年進士第調高陽朝城主簿北京臨潢提刑司知事御史臺舉

廉能遷順義軍節度副使以憂去官起復翰林修撰同知
德昌軍節度事簽北京按察司滑州刺史改恩州上言凡
買賣軍器乞令告給憑驗以防盜賊私市尚書省議止聽
係籍人匠貨賣有知情售不應存留者同私造法從之遷
山東按察副使坐虛奏田稼豐收請糴常平粟詐稱宣差
和糴降虢州刺史改乾州泰和六年伐宋爲元帥右監軍
完顏克經歷官坐奏報稽滯杖五十八年入爲吏部郎中
累遷中都西京按察使是時紇石烈執中爲西京留守與
盡忠爭私意不協盡忠陰伺執中過失申奏執中雖跋扈
善撫御其部曲密於居庸北口置腹心刺取按察司文字
及執中自紫荆關走還中都劾盡忠爲左副元帥兼一
留守以保全西京功進官三階賜金百兩銀千兩重綵
段絹二百疋未幾拜尚書右丞行省西京貞祐初進拜左
丞詔曰卿總領行省鎮撫陪京守禦有功人民攸賴朕新
嗣祚念爾重臣益勉乃力以副朕懷二年五月自西京入
朝加崇進封申國公賜玉帶金鼎重幣二年進拜都元帥
左丞如故宣宗遷汴與右丞相承暉守中都承暉爲都元
帥盡忠復爲左副元帥十月進拜平章政事監修國史左
副元帥如故宣宗詔盡忠善撫紘軍盡忠不察殺紘軍數
人已而中都受圍承暉以盡忠久在軍旅付以兵事嘗約

同死社稷及烏古論慶壽等兵潰外援不至中都危急密與腹心元帥府經歷官完顏師姑謀棄中都南奔已戒行李期以五月二日向暮出城是日承暉盡忠會議于尚書省承暉無柰盡忠何徑歸家召師姑問之知將以其夜出奔乃先殺師姑然後仰藥而死是日凡在中都妃嬪聞盡忠出奔皆束裝至通玄門盡忠謂之曰我當先出與諸妃啓途諸妃以爲信然盡忠乃與愛妾及所親者先出城不復顧矣中都遂不守盡忠行至中山謂所親曰若與諸妃偕來我輩豈能至此盡忠至南京宣宗釋不問棄中都事仍以爲平章政事盡忠言記注之官奏事不當回避可令

左右司官兼之宣宗以爲然盡忠奏應奉翰林文字完顏素蘭可爲近侍局宣宗曰近侍局例注本局人及宮中出身雜以他流恐或不和盡忠曰若給使左右可止注本局入既今預政固宜慎選宣宗曰何謂預政盡忠曰中外之事得議論訪察即爲預政矣宣宗曰自世宗章宗朝許察外事非自朕始也如請謁營私擬除不當臺諫不職非近侍體察何由知之盡忠乃謝罪參政德升繼之曰固當慎選其人宣宗曰朕於庶官曷嘗不慎有外似可用而實無才力者視之若忠孝而包藏悖逆者蒲察七斤以刺史立功驟升顯貴輒懷異志蒲鮮萬奴委以遼東乃復肆亂知

人之難如此朕敢輕乎衆以蒲察五斤爲公幹乃除副使
衆以斜烈爲淳直乃用爲提點若烏古論石虎乃汝等共
舉之朕豈不盡心哉德升曰比來訪察開決河隄水損田
禾等覆之皆不實上曰朕自今不敢問若輩外間事皆不
知朕幹何事但終日默坐聽汝等所爲矣方朕有過汝等
不諫今乃面訐此豈爲臣之義哉德升亦謝罪紇石烈執
中之誅近侍局嘗先事啓之遂以爲功陰秉朝政高琪託
此輩以自固及盡忠德升面責愈無所忌未幾德升罷相
盡忠下獄自是以後中外蔽隔以至于亡盡忠與高琪素
不相能疑宣宗頗踈己高琪間之其兄吾里也爲許州監

酒秩滿求調南京盡忠與言甲也語及中都事曰邇來上
頗踈我此高琪所爲也若無主兵必不置此胡沙虎之子
孰爲爲之吾里也曰然九月尚書省奏遙授武寧軍節度
副使徒單吾典告盡忠謀逆上憮然曰朕何負冢多彼蕪
中都凡祖宗御容及道陵諸妃皆不顧獨與其妾偕來此
固非乃命右司鞫治問得與兄吾里也相語事遂并吾
里也誅之

僕散端本名七斤中都路火魯虎必刺猛安人事親孝選
充護衛除太子僕正滕王府長史宿直將軍邳州刺史尚
書右副使右衛將軍章宗即位轉左衛章宗朝隆慶宮護

衛花狗遶駕陳言端叔父胡觀預弑海陵端不宜在侍衛
詔杖花狗六十代撰章奏人杖五十丁憂起復東北路招
討副使改左副點檢轉都點檢歷河南陝西統軍使復召
為都點檢承安四年上如薊州秋山獵端射鹿誤入圍杖
之解職泰和三年起為御史大夫明年拜尚書左丞泰和
六年詔大臣議伐宋皆曰無足慮者左丞相崇浩參知政
事曹鉉亦曰狗盜鼠竊非舉兵也端曰小寇當晝伏夜出
豈敢白日列陳犯靈壁入渦口及壽春邪此宋人欲多方
誤我不早為之所一旦大舉入寇將墮其計中上深然之
未幾丁母憂起復尚書左丞平章政事僕散揆伐宋發兵

南京詔端行省主留務僕散揆已渡淮次廬州宋使皇甫
拱奉書乞和端奏其書朝議諸道兵既進疑宋以計緩師
詔端遣拱還宋七年僕散揆以暑雨班師端還朝初婦人
阿魯不嫁為武衛軍士妻生二女而寡常託夢中言以惑
衆頗有驗或以為神乃自言夢中屢見白頭老父指其二
女曰皆有福人也若侍掖庭必得皇嗣是時章宗在位久
皇子未立端請納之章宗從之既而京師久不雨阿魯不
復言夢見白頭老父使已祈雨三日必大澍足過三日雨
不降章宗疑其誕妄下有司鞫問阿魯不引伏詔讓端曰
昔者所奏今其若何後人謂朕信其妖妄實由卿啓其端

倪鬱于予懷念之難置其循省于往咎思善補于將來恪
整乃心式副朕意端上表待罪詔釋不閱頃之進拜平章
政事封中國公八年宋人請盟端遷一宮章宗遺詔內人
有娠者兩位生子立為儲嗣衛紹王即位命端與尚書左
丞孫即康護視章宗內人有娠者泰和八年十一月二十
日章宗崩二十二日太醫副使儀師顏狀診得范氏胎氣
有損明年四月有人告元妃李氏教承御賈氏詐稱有身
元妃承御皆誅死端進拜右丞相授世襲謀克貞祐二年
五月判南京留守與河南統軍使長壽按察轉運使王質
表請南遷凡三奏宣宗意乃決百官士庶皆言其不可太

學生趙昉等四百人上書極論利害宣宗慰遣之乃下詔
遷都明年中都失守宣宗不南京以端知開封府事項之
為御史大夫無何拜尚書左丞相三年兼樞密副使未幾
遷兼樞密使數月以左丞相兼都元帥行省陝西給親軍
三十人騎兵三百為衛次子宿直將軍納丹出侍行賜契
紙勘同日緩急有事以此召卿端招遙領通安軍節度使
完顏狗兒即日來歸奏遷知平涼府事諸將聞之莫不感
激遣納蘭伴僧招諭臨洮茂黎五族都管青覺兒積石州
章羅謁蘭冬及鐸精族都管阿令結蘭州葩俄族都管汪
三郎等皆相繼內附汪三郎賜姓完顏後為西方名將四

年以疾請致仕不許遣近侍與太醫診視端雖癯老凡朝
廷使至必遠迓宴勞不懈故諉構不果行宣宗聞之詔自
今專使酒三行別于儀門他事經過者一見而止初同華
舊屯陝西軍及河南步騎九千餘人皆隸陝州宣撫副使
求錫端奏潼關之西皆陝西地請此軍隸行省緩急可使
朝廷從之及大元兵入潼關求錫坐誅而罪不及端與定
四年朝廷以知臨洮府事承裔為元帥左都監行元帥府
於鳳翔端奏隴外十州介宋夏之間與諸蕃雜處先於華
州置元帥府以鎮之今承裔以隴外萬兵移居鳳翔臣恐
一旦有警援應不及乞令承裔行元帥府於鞏州若以鳳

翔密邇宋界則柰路屯兵已夕但令總管攝行帥事與京
兆輩相為首尾足以備緩急矣從之是歲薨訃聞宣宗震
悼輟朝贈延安郡王謚忠正正大三年配享宣宗廟庭子
納坦出為定國軍節度使天興元年十一月納坦出之子
忙押門與兄石里門及護衛顏必宗阿同飲忙押門詐以
事出投北兵省以刑部郎中趙楠推其家屬及同飲人時
上下迎合必欲以知情處之至於忙押門妻皆被訊掠其
母完顏氏曰忙押門通其父妾父殺此妾忙押門不自安
遂叛求脫命而已委曲推問無知情之狀省中微聞之召
小吏鄭從革喻以風旨從革言之楠方食擲匕筋於案大

言曰寧使趙楠除名亦不能屈斷無辜人遂以不知情奏
且以妾事上聞上曰丞相功臣納坦出父子俱受國恩吾
已保其不知情也立命救出之楠字才美進士高平人
耿端義字忠嗣博州博平人大定一十八年進士調滑州
軍事判官歷上洛縣令安化順義軍節度判官補尚書省
令史除汾陽軍節度副使改都轉運司戶籍判官轉太常
博士遷太常丞兼秘書郎再除左司員外郎歷太常少卿
兼史部員外郎同修國史戶部郎中河北東路按察副使
同知東平府事充山東安撫使宣宗判汾陽軍是時端義
為副使宣宗即位召見訪問時事遷翰林_任講學士兼戶

部侍郎未幾拜參知政事貞祐二年中都城圍將帥皆不
肯戰端義奏曰今日之患衛王啓之士卒縱不可使城中
軍官自都統至謀克不啻萬餘遣此輩一出或可以得志
議竟不行中都解圍端義請遷南京既而僕散端一表皆
言遷都事宣宗意遂決是歲薨宣宗輟朝賻贈甚厚遣使
祭葬

李英字子賢其先遼陽人徙益都中明昌五年進士第調
淳化主簿登州軍事判官封立令丁父憂服除調通遠令
蕃部取民物不與直攝之不時至即掩捕之論如法補尚
書省令史大安三年集三品以上官議兵事英上疏曰軍

旅必練習者木虎高琪烏古孫元屯納蘭低頭抹撚盡忠
先朝嘗任使可與商略餘者紛紛恐誤大計又曰比來增
築城郭修完樓櫓事勢可知山東河北不大其聲援則京
師為孤城矣不報除吏部主事貞祐初攝左司都事遷監
察御史右副元帥木虎高琪辟為經歷官乃上書高琪曰
中都之有居庸猶秦之崤函蜀之劍門也邇者撤居庸兵
我勢遂去今土豪守之朝廷當遣官節制失此不圖忠義
之士將轉為他矣又曰可鎮撫宣德德興餘民使之從戎
所在自有宿戒足以取給是國家不費斗糧尺帛坐收所
失之關隘也居庸咫尺都之北門而不能衛護英實恥之

高琪奏其書即除尚書工部員外郎充宣差都提控居庸
等關隘悉隸焉二年正月乘夜與壯士李雄郭仲元郭興
祖等四百九十人出城緣西山進至佛巖寺令李雄等下
山招募軍民旬日得萬餘人擇衆所推服者領之詭稱土
豪時時出戰被創召還遷翰林待制因獻十策其大槩謂
居中土以鎮四方委親賢以守中都立藩屏以固關隘集
人力以防不虞養馬力以助軍威愛禾稼以結民心明賞
罰以勸百官選守令以復郡縣并州縣以省民力頗施行
之宣宗南遷與左諫議大夫把胡魯俱為御前經歷官詔
曰扈從軍馬朕自總之事有利害可因近侍局以聞宣宗

次真定以美為國子祭酒充宣差提控隴右邊事無何召
為御史中丞英言兵興以來百務皆弛其要在於激濁揚
清獎進人材耳近年改定四善二十七最之法徒為虛文
大定間數遣使者分道考察廉能當時號為得人願改前
日徒設之文遵大定已試之効庶幾人人自勵為國家用
矣宣宗嘉納之自兵興以來亟用官爵為賞程陳僧敗官
軍于龍谷遣偽統制董九招西關堡都統王狗兒狗兒立
殺之詔除通遠軍節度使加榮祿大夫賜姓完顏氏英言
名器不可以假人上恩以難得為貴比來醜於用賞實駭
聞聽俗職不足惟恃爵命今又輕之何以使人伏見蘭州

西關堡守將王狗兒向以微勞所蒙甄錄頃者堅守關城
誘殺賊使論其忠節誠有可嘉若官之五品命以一州亦
無負矣急於勸獎遂擢節制加階二品賜以國姓若取蘭
州又將何以待之陝西名將項背相望曹記僧包長壽東
永昌徒單醜兒郭祿大皆其著者狗兒藐然賤卒一朝處
衆人之右為統領之官恐衆望不厭難得其死力宣宗以
英奏示宰臣宰臣奏狗兒奮發如此賞以異恩殆不為過
上然其言中都久圍丞相承暉遣人以檄寫奏告急詔元
帥右監軍永錫左都監烏古論慶壽將兵英收河間清滄
義軍自清州督糧運救中都英至大名得兵數萬馭衆素

無紀律貞祐三年三月十六日英被酒與大元兵遇于霸
州北大敗盡失所運糧英死士卒殲焉慶壽求錫軍聞之
皆潰歸五月中都不守宣宗猶加恩贈通奉大夫謚剛貞
官護葬事錄用其子云

李术魯德裕本名蒲刺都隆安路猛安人補樞密院尚書
省令史右三部檢法監察御史遷少府監承明昌末修北
邊壕斬立堡寨以勞進官三階授大理正丁母憂起復廣
寧治中歷順州濱州刺史坐前在順州市物虧且遇赦改
刺潘州累官北京路按察使太子詹事元帥左都監遷左
監軍兼臨潢府路兵馬都總管坐士馬物故多及都統按

帶私率官兵救護家屬德裕蔽之御史劾奏逮獄遇赦謫
寧海州刺史稍遷泗州防禦使武勝軍節度使貞祐二年
改知臨洮府事兼陝西路副統軍召為御史中丞拜參知
政事兼簽樞密院事行省大名詔發河北兵救中都凡真
定中山保涿等兵元帥左監軍永錫將之大名河間清滄
觀霸河南等兵德裕將之并護清滄糧運德裕不時發及
李英至霸州兵敗糧盡亡失坐弛慢兵期責授沂州防禦
使尋知益都府事興定元年二月卒

烏古論慶壽河北西路猛安人由知把書畫充奉御除近
侍局直長再轉本局使禦邊有勞進一階賜金帶泰和四

年遷本局提點是時議開通州漕河詔慶壽按視漕河成
賜銀一百五十兩重幣十端泰和六年伐宋從右副元帥
完顏匡出唐鄧為先鋒都統賜御弓二以騎兵八千攻下
棗陽頃之完顏匡軍次白虎粒遣都統完顏按帶取隨州
遣慶壽以兵五千扼赤岸斷襄漢路行與宋兵遇斬首五
百級宋隨州將雷太尉遜去遂克隨州於是宋鄧城樊城
戍兵皆潰遂與大軍渡漢江圍襄陽元帥匡表薦慶壽謀
略出衆上嘉之進一官遷拱衛直都指揮使提點如故初
慶壽上書云汝州襄城縣去汝州遠於許州兩舍請割隸
許州便尚書省議汝州南有鴉路舊屯四千其三千在襄

城今割襄隸許州道里近便仍食用解鹽其屯軍三千依
舊汝州總押從之八年罷兵遷兩階賜銀二百五十兩重
幣十端有疾賜御藥衛紹王即位改左副點檢近侍局如
故未幾坐與黃門李新喜題品諸王免死除名久之起為
保安州刺史歷同知延安府西北西南招討副使棧州防
禦使興平軍節度使貞祐二年遷元帥右都監以保全平
州功進官五階賜金吐鶻重幣十端頃之宣宗遷汴改右
副點檢兼侍衛親軍副都指揮使閔月知大興府事未行
改左副點檢兼親軍副都指揮數月知彰德府事三年中
都危急改元帥左都監將大名兵萬八千西南路步騎萬

一千河北兵一萬救中都次霸州北兵潰項之中都不守
改大名府權宣撫使未幾知河中府權河東南路宣撫副
使四年遷元帥右監軍兼陝西統軍使駐兵延安敗夏人
于安塞保戰于鄜州之舍曲谷有功興定元年與簽樞密
院事完顏審不經略伐宋敗宋兵于泥河灣石壕村斬首
三千級獲馬四百匹牛三百頭器械稱是復破宋兵七千
於樊城縣既而以軍士多被傷奏不以實詔有司鞫問已
而釋之歷鎮南隹慶軍節度使卒

贊曰承暉守中都暮年相為存亡臨終就義古人所難也
大抵宣宗既遷中都必不能守中都不守則土崩之勢

漢矣僕散端耿端義似忠而實愚林撚盡忠委中都痛何
議焉高琪忌承暉成功士本魯德裕緩師期姦人之黨於
是何誅李英被酒敗軍雖死不能贖也烏古論慶壽無罰
責祐之刑政從可知矣

完顏

列傳第四十

金史百二

元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

都總裁臣脫脫修

僕散安貞

田琢

完顏弼

蒙古綱

必蘭阿魯帶

僕散安貞本名阿海以大臣子女奉御父揆尚韓國公主
鄭王永蹈同母妹也永蹈誅安貞只罷歸召為符寶祗候復
為奉御尚邢國長公主加駙馬都尉襲胡土愛割蠻猛安
歷尚衣直長御院通進尚藥副使丁母憂起復轉符寶郎
除同知定海軍節度使事歷邳淄涿州刺史拱衛直都指

揮使貞祐初改右副點檢兼侍衛親軍副都指揮使遷元帥左都監二年中都解嚴河北州郡未破者惟真定大名東平清沃徐邳海州而已朝廷遣安貞與兵部尚書裴滿子仁刑部尚書武都分道宣撫於是除安貞山東路統軍安撫等使初益都縣人楊安國自少無賴以鬻鞍材為業市人呼為楊鞍兒遂自名楊安兒秦和伐宋山東無賴往往相聚剽掠詔州郡招捕之安兒降隸諸軍累官刺史防禦使大安三年招鐵瓦敢戰軍得千餘人以唐括合打為都統安兒為副統戍邊至雞鳴山不進衛紹王驛召問狀安兒乃曰平章參政軍數十萬在前無可慮者也雞鳴

山所以備間道透漏者耳朝廷信其言安兒乃亡歸山東與張汝楫聚黨攻劫州縣殺略官吏山東大擾安貞至益都敗安兒于城東安兒奔萊陽萊州徐汝賢以城降安兒賊勢復振登州刺史耿格開門納偽鄒都統以州印付之郊迎安兒發帑歲以勞賊安兒遂僭號置官屬改元天順凡符印詔表儀式皆格草定遂陷寧海攻濰州偽元帥郭方三據密州略沂海李全略臨朐拒穆陵關欲取益都安貞以沂州防禦使僕散留家為左翼安化軍節度使完顏訛論為右翼七月庚辰安貞軍昌邑東徐汝賢等以三州之衆十萬來拒戰自午抵暮轉戰三十里殺賊數萬獲器

械不可勝計壬午賊棘七率衆四萬陣于辛河安貞令留
家由上流膠西濟繼以大兵殺獲甚衆甲申安貞軍至萊
州僞寧海州刺史史潑立以二十萬陣十城東留家先以
輕兵薄賊諸將繼之賊大敗殺其獲且半以重賞招之不應
安貞遣萊州黥卒曹全張德田與宋福詐降于徐汝賢以
為內應全與賊西南隅戍卒姚雲相結約納官軍丁亥夜
全縋城出潛告留家留家募勇壯壯士三十人從全入城姚
雲納之大軍畢登遂復萊州斬徐汝賢及諸賊將以徇安
兒脫身走訛論以兵追之耿格由八潑立皆降留家略定膠
西諸縣宣差伯德玩襲殺郭方三復密州餘賊在諸州者

皆潰去安兒嘗遣梁居實黃縣甘泉鎮監酒石抹充浮海
赴遼東構留哥巴具舟皆捕斬之十一月戊辰曲赦山東
除楊安兒耿格及諸故官家作過驅奴不赦外劉二祖張
汝楫李思溫及應脅誘從賊并在本路自為寇盜罪無輕
重並與赦免獲楊安兒者官職俱授三品賞錢十萬貫十
二月辛亥耿格伏誅妻子皆遠徙諸軍方攻大沫堦赦至
宣撫副使知東平府事烏林答與即引軍還賊衆乘之復
出為患詔以陝西統軍使完顏弼知東平府事權宣撫副
使其後楊安兒與汲政等乘舟入海欲走岨嶠山舟人曲
成等擊之賊亦死三年二月安貞遣提控紇石烈牙吾塔

破巨蒙等四堠及破馬耳山殺劉二祖賊四千餘人降餘
黨八千擒僞宣差程寬招軍大使程福招降脅從百姓三
萬餘人安貞遣兵會宿州提控夾谷石里哥同攻大沫堠
賊千餘逆戰石里哥以騎兵擊之盡殪提控沒烈奪其北
門以入別軍取賊水寨諸軍繼進殺賊五千餘人劉二祖
被創獲之及僞參謀官崔天祐楊安兒僞太師李思溫餘
衆保大小峻角子山前後追擊殺獲以萬計斬劉二祖詔
遷賞沒烈等有差詔尚書省曰山東東西路賊黨猶嘯聚
作過者詔書到日並與免罪各令復業在處官司盡心招
撫優加存卹無令天所十月安貞遷樞密副使行院于徐

州四年二月楊安兒餘黨復擾山東詔安貞與蒙古綱完
顏弼以近詔招之五月安貞遣兵討郝定連戰皆克殺九
萬人降者三萬餘郝定僅以身免獲僞金銀牌器械甚衆
來歸且萬人皆安慰復業自楊安兒劉二祖敗後河北殘
破干戈相尋其黨往往復相團結所在寇掠皆衣紅衲襖
以相識別號紅襖賊官軍雖討之不能除也大槩皆李全
國用安時青之徒焉興定元年十月詔安貞曰防河卒多
老幼疲軟不勝執役之人其令速易之二年十月開封治
中呂子羽等以國書議和于宋宋人不受以安貞爲左副
元帥權參知政事行尚書省元帥府及唐息壽泗行元帥

府分道各將兵三萬安貞總之畫定期日下詔伐宋安貞
至安豐宋兵七十拒戰權都事完顏胡魯刺衝擊敗之追
至淝水死者二千餘人安貞至大江乃班師三年閏月安
貞至自軍中入見于仁安殿胡魯刺進一階久之安貞燕
見奏曰淝水之捷胡魯刺第一臣之兵事皆咨此人功厚
賞薄乞加賞以勸來者尚書省奏凡行省行院帥府參議
左右司經歷官都事以下皆遷一官所以絕求請之路塞
姦倖之門也安貞之請不可從遂止五年復伐宋二月安
貞出息州軍于七里鎮宋兵據淨居山遣兵擊敗之宋兵
保山寺縱火焚寺乘勝追至洪門山宋兵方浚濠立柵安

貞軍亟戰奪其柵宋黃統制團兵五千保黃土關關絕險
素有備堅壁不出安貞遣輕兵分為左右軍潛登別以兵
三千直逼關門翼日左右軍會于山顛俯瞰關內宋人守
關者望之駭愕不能立中軍急攻宋兵潰遂奪黃土關遂
入梅林關拔麻城縣抵大江至黃州克之進克蘄州前後
殺略不可勝計獲宋宗室男女七十餘口獻之師還安貞
每獲宋壯士輒釋不殺無慮數萬因用其策輒有功宣宗
謂宰臣曰阿海將略固善矣此輩得無思歸乎南京密邇
宋境此輩既不可盡殺安所置之朕欲驅之境上遣之歸
如何宰臣不對六月甲寅朔尚書省奏安貞謀叛宣宗謂

平章政事英王守純曰朕觀此奏皆飾詞不實其令覆案之戊寅并其二子殺之以祖忠義父揆有大功免兄弟緣坐詔曰銀青榮祿大夫左副元帥兼樞密副使駙馬都尉僕散阿海早藉世姻寔馳仕軌屬當軍旅之事益厚朝廷之恩爰自帥藩擢居樞府頃者南伐時乃奏言是俾行介之誅而盡露梟獍之狀二城雖得多罪稔彰念勝負之靡常肯刑章之輕用始自畫因糧之計乃更嚴橫斂之期督促計司彫敝民力信其私意或失防秋顧利害之實深尚優容而弗問頃因近侍悉露姦謀蓋虞前後罪之上聞廼以金玉帶而夜獻審事情之詭秘命信臣而鞠推迨致

欺詞乃詳實狀自以積愆之著必非公憲所容欲結近臣之歡心俾伺內庭之指意如釁端之少露得先事而易圖因其方握兵權得以謀危廟祏事或不濟計即外奔前日之俘隨時誅戮獨於宋族曲活全門示其悖德于敵讎豫冀全身而納用初安貞破蘄州獲宋宗室不殺而獻之遂以為罪安貞憂讒以賄近侍局乃以質成其誣安貞典兵征伐嘗曰三世為將道家所忌自忠義揆至安貞凡三世大將焉初安貞破蘄州所得金帛分給將士南京都轉運使行六部事李特立金安軍節度副使紇石烈蒲刺都大名路總管判官銀朮可因而欺隱事覺特立當死蒲刺都

銀木可當杖一百除名詔薄其罪特立奪三官降三等蒲
刺都銀木可奪兩官降二等云

田琢字器之蔚州定安人申明昌五年進士調寧邊在平
主簿潞州觀察判官中都商稅副使丁父憂起復懷安令
補尚書省令史貞祐二年中都被圍琢請由間道往山西
招集義勇以爲宣差兵馬提控同知忠順軍節度使事經
略山西琢與弘州刺史魏用有隙琢自飛狐還蔚州用伏
甲於路將邀而殺之琢知其謀自別道入定安用入蔚州
殺觀察判官李宜錄事判官馬士成永興縣令張福劫府
庫倉廩以兵攻琢於定安琢與戰敗之用脫身走易州刺

史蒲察縛送中都元帥府殺之是時勸農副使侯摯提控
紫荆等關隘朝廷聞蔚州亂欲以摯就代琢守蔚州令軍
中推可爲管押者即以魏用金牌佩之以安其衆丞相承
暉奏田琢實得軍民心諳練山西利害魏用將士本無勞
効以用弄兵死禍遽爾任用恐開倖門詔從之琢至蔚州
誅與用同惡數人募兵旬日得二萬人十月琢兵敗僅以
身免招集散亡得二萬餘入中山界屯駐而遣沈思忠招
集西京蕩析百姓得萬餘人皆願徙河南琢上書此輩與
河南鎮防往往鄉舊若令南渡擇壯健爲兵自然和協且
可以招集其餘也從之加沈思忠同知深州軍州事琢復

遣沈思忠官楫招弘州蔚州百姓得五萬餘人可充軍者
萬五千人分屯蔚州諸隘皆願得沈思忠為將詔加思忠
順天軍節度副使提控弘蔚州軍馬官楫副之頃之西山
諸隘皆不能守琢移軍沃州沃州刺史完顏僧家奴奏田
琢軍二千五百人官廩不足發民害粟猶不能贍其中多
女直人均為一軍不可復有厚薄可令於衛輝大名就食
制可加琢河北西路宣撫副使送授濟州防禦使屯濟州
琢欲陂西山諸水以衛濟州貞祐三年十一月河北行省
侯摯入見去河北兵食少請令琢汰遣老弱就食歸德琢
奏此輩嶺外失業父子兄弟合為一軍若離而分之定生

他變乞以全軍南渡或徙衛州防河詔盡徙屯陝琢復奏
臣幸徙安地然濟乃河北要郡今見糧可支數月乞俟來
春乃行數日琢復奏濟不可中惟當遷之宰臣劾琢前後
奏陳不一請逮鞫問宣宗不許琢至陝上書曰河北失業
之民僑居河南陝西蓋不可以數計百司用度三軍調發
一人耕之百人食之其能贍乎春種不廣收成失望軍民
俱困實繫安危臣聞古之名將雖在征行必須屯田趙充
國諸葛亮是也古之良吏必課農桑以足民黃霸虞詡是
也方今曠土多游民衆乞明勅有司無蹈虛文嚴下降之
法選能吏勸課公私皆得耕墾富者備牛出種貧者備力

服勤若又不足則教之區種期于盡闢而後已官司圍牧
勢家兼并亦籍其數而授之農民寬其負筭省其徭役使
盡力南畝則蓄積歲增家給人足富國強兵之道也宣宗
深然之陝西元帥府請益兵詔以琢衆與之興定元年朝
廷易置諸將遷山東西路轉運使二年改山東東路轉運
使權知益都府事行六部尚書宣差便宜招撫使李旺據
膠西琢遣益都治中張林討之生擒李旺八月萊州經略
使木虎山壽襲破李旺黨偽鄒元帥于小堦獲其前鋒于
水等三十人追擊偽陳萬戶斬首八百級明日復破之于
朱寒寨膠西高密官軍亦屢破之于諸村及海島間是月

棣州裨將張聚殺防禦使斜卯重興遂據棣州襲濱州其
衆數千人琢遣提控紇石烈醜漢會兵討之聚棄濱專保
棣州諸軍趣棣聚出戰敗之斬首百級生擒偽都統王仙
等十三人餘衆奔潰追及于別寨攻拔之聚僅以身免遂
復二州李全據安丘琢遣總領提控王政王庭玉討之宣
差提控太府少監伯德玩率千政兵攻安丘敗焉提控王顯
死之琢奏伯德玩本相視山東山堦水寨未嘗徧行獨留
密州輒爲此舉乞治其罪詔遣官鞫玩會赦而止旣而昌
樂縣令木虎桓都臨朐縣令兀顏吾丁福山縣令烏林荅
石家奴壽光縣巡檢紇石烈醜漢破李全于日照縣琢承

制各遷官一階進職一等詔許之三年沂州注子堦王公
喜構宋兵據沂州防禦使徒單福定徒跣脫走百姓潰散
琢奏去歲顧王二嘗據沂州邳州總領提控納合六哥前
為同知沂州防禦事招集賊眾攻取之百姓歸心可用六
哥取沂州今方在行省俟_五年麾下乞發還取便道進討制
可既而莒州提控燕寧復沂州王公喜復保注子堦琢奏
沂州須知兵者守之徒單福定已衰老納合六哥善治兵
識沂形勢詔福定專治州事以六哥為沂州總領琢奏維
州刺史致仕獨吉世顯能_五招集猛安餘眾及義軍却李全
保羅州六哥礮灰山堦沂_五堦以安守兗州觀察判官梁昱

嘗攝淄州刺史率甯民力田徵科有度饋餉不乏保全淄
州土賊不敢發前衛氏主簿張亞夫嘗權行部官主餉密
州委曲購得糧二萬斛兵儲乃足行至高密徵他州兵拒
李全詔世顯升職從四品遙授同知海州事六哥遷一官
升一等充沂州宣差都提控梁昱遷一官同知淄州事張
亞夫遷兩官密州觀察判官初張林本益都府卒有復立
府事之功遂為治中而兗險不逞恥出琢下琢在山東徵
求過當頗失衆心林欲因衆以去琢未有間也會于海牟
佐據萊州琢遣林分兵討之林既得兵伺琢出即率衆譟
入府中琢倉猝入營領兵與林戰不勝欲就外縣兵且戰

且行至章丘兵變求救於鄰道不時至東平行省蒙古綱
以狀聞宣宗度不能制林而欲馴致之乃遣人召琢還行
至壽張疽發背卒

完顏弼本名達吉不蓋州猛安人充護衛轉十人長從丞
相襄成邊功最除同知德州防禦使事武衛軍鈐轄轉宿
直將軍深州刺史泰和六年從左副元帥完顏匡攻襄陽
破雷太尉兵積功加平南盪江將軍丁母憂起復八年除
南京副留守壽州防禦使大安二年入為武衛軍副都指
揮使二年以本官領兵駐宣德會河之敗弼被創馬中流
矢押軍千戶夾谷王家奴以馬授弼遂得免遷右副都

檢至寧元年東京不守弼為元帥左監軍扞禦遼東請自
募二萬人為一軍萬一京師有急亦可以回戈自救今驅
市人以應大敵往則敗矣衛紹王怒曰我以東北路為憂
卿言京師有急何邪就如卿言我自策以卿皇后連姻
故相委寄乃不體朕意耶弼曰陛下勿謂皇后親姻俱可
恃也時提點近侍局駙馬都尉徒單沒烈侍側弼意竊譏
之衛紹王怒甚顧謂沒烈曰何不叱去沒烈乃引起付有
司論以奏對無人臣禮詔免死杖一百責為雲內州防禦
使貞祐初宣宗驛召弼赴中都是時雲內已受兵弼善馬
稍與數騎突出由太原出澤潞將從清滄赴闕會有詔除

定武軍節度使尋爲元帥左都監駐真定弼奏賞罰所以
勸善懲惡有功必賞有罪必罰而後人可使兵可強今外
兵日增軍無闕志亦有逃歸而以戰潰自陳者有司從而
存恤之見聞習熟相儆成風又曰村寨城邑兵退之後有
心力勇敢可使者乞招用之又曰河朔郡縣皆以拘文不
相應救由此殘破乞勅州府凡有告急徵兵即須赴救違
者坐之又曰河北軍器乞權宜弛禁仍令團結堡寨以備
外兵又曰今雖議和萬一輕騎復來則吾民重困矣願速
講防禦之策及勸遷都南京阻長淮拒大河扼潼關以自
固宣宗將遷汴弼兼河北西路兵馬都總管宣宗次真定

弼言皇太子不可留中都蓋軍少則難守軍多則難養又
奏將帥以閫外爲威今生殺之權皆從中覆又奏瑞州軍
頗狡在丞盡忠多疑乞付他將宣宗頗采用其言太名軍
變殺蒲察阿里詔弼鎮撫之未幾改陝西路統軍使京兆
兵馬都總管宣撫副使烏古論充州置秦州權場弼以擅
置移文問之充州曰近日入見許山外從宜行事秦州自
宋兵焚蕩權場幾年矣今旣安帖復宜開設彼此獲利
歲收以十萬計對境天水軍移文來請如俟報可實慮後
時弼奏其事宰臣以充州雖擅舉而無違失苟利於民事
之亦可宣宗曰朕固嘗許其從宜也三年改知東平府事

山東西路宣撫副使是時劉二祖餘黨孫邦佐張汝楫保
濟南勤子堦弼遣人招之得邦佐書云我輩自軍興屢立
戰功主將見忌陰圖陷害竄伏山林以至今日實畏死耳
如蒙滂洗便當釋險面縛餘賊未降者保盡招之弼奏方
今多故此賊果定亦一事畢也乞明以官賞示之詔曰孫
邦佐果受招各遷五官職於是邦佐汝楫皆降邦佐遙授
濰州刺史汝楫遙授淄州刺史皆加明威將軍頃之弼薦
邦佐汝楫改過用命招降甚衆稍收其兵仗放歸田里詔
邦佐遙授同知益都府事汝楫遙授同知東平府事皆加
懷遠大將軍梁聚寬遙授泰定軍節度副使加宣武將軍

四年弼遷宣撫使已而汝楫復謀作亂邦佐密告弼弼饗
汝楫伏甲廡下酒數行鍾鳴伏發殺汝楫并其黨與手詔
褒諭封密國公其後邦佐屢立功元光末累官知東平府
事山東西路兵馬都總管充宣差招撫使弼上書曰山東
河北河東數鎮僅能自守恐長河之險有不足恃者河南
嘗招戰士率皆游惰市人不閑訓練若選簽驅丁監戶數
千別為一軍立功者全戶為良必將爭先効命以取勝矣
武衛軍家屬嘗苦于兵人人懷憤若擇驍悍千餘加以爵
賞亦可得其死力又曰老病之官例許致仕居河北者嫌
于避難居河南者苟于尸祿職事曠廢乞徧諭覈實其精

力可用者仍舊年高昏聩不事事者罷之又曰賦役頻煩
河南百姓新強舊乏諸路豪民行販市易侵土人之利未
有定籍一無庸調乞權宜均定如知而輒違事過復來者
許諸人捕告以軍興法治之詔下尚書省議惟老病官從
所言餘皆不允大元兵圍東平弼百計應戰久之乃解圍
去寧 賜詔獎諭將士賞賚有差是歲五月疽發于腦詔
太醫診視賜御藥俄卒弼平生無所好惟喜讀書閑暇延
引儒士歌詠投壺以為常所辟如承齋陀滿胡士門紇石
烈牙吾塔皆立方面功治東平愛民省費井邑之間軍民
無相訟有古良將之風焉

蒙古綱本名胡里綱咸平府猛安人承安五年進士累調
補尚書省令史除國子助教貞祐初自請招集西山兵民
進官一階賜錢二百萬遷都水監丞尋加遙授永定軍節
度副使招捕有功遷太子左諭德除順州刺史遷同知大
興府事三年知河間府事權河北東路宣撫使屯冀州軍
食不足徙濟南綱欲徙河間行至徐州未渡河尚書省奏
東平宣撫使完顏弼行事多不盡乃以綱權山東宣撫使
使改山東路統軍使兼知益都府事權元帥右都監宣撫
如故四年十月行元帥府事綱奏山東兵後揚安兒黨內
有故淄王習顯故留守木羅等家奴不在赦原據險作亂

至今未息民多歸之乞普賜恩宥宣宗即命赦之仍贖爲
良興定元年徙知東平府事遷元帥右監軍久之拜右副
元帥權參知政事行尚書省先是東平治中沒烈坐事削
降殿年詔仍從軍有功復用綱遣沒烈討花帽賊于曹濟
間捷報乃沒烈復前職興定二年詔曰卿以忠貞爲國捍
難保完城邑朕甚嘉之可進官二階賜金帶一重幣十端
興定三年奏曰濟南介山土東兩路之間最爲衝要被兵日
久雖與東平隣接不相統屬緩急不相應乞權隸本路且
差近於益都詔從之綱奏恩州武城縣艾家凹水灤清河
縣澗口河灤其深一丈廣數十里險固可恃因其地形少

加浚治足以保禦請遷州民其中多募義軍以實之綱以
山東恃東平爲重鎮兵卒少守城且不足况欲分部出戰
是安坐以待困也乃上奏曰伏見貞祐三年古里甲石倫
招義軍設置長校各立等差都統授正七品職副統正八
品萬戶正九品千戶正班任使謀克雜班仍三十人爲一
謀克五謀克爲一千戶四千戶爲一萬戶四萬戶爲一副
統兩副統爲一都統設一總領提控今乞依此格募選以
益兵威制可是歲益都柁林寨總領張林號張大刀據險
爲亂自稱安化軍節度使綱奏林勢甚張乞遣河南馬軍
千人單州經略司以衆接應左司郎中李躒請令綱約燕

寧同力殄滅單州經略使完顏仲元分兵三千人同住宰相以糧運不給益都以東嘯聚不止一張林宜令綱設備禦俟來春議之四年張林侵掠東平綱遣元帥右監軍行樞密院事王庭玉討之至舊縣遇張林衆萬餘人據嶺爲陣庭玉督兵踰嶺搏戰林衆少却且欲東走庭玉踵擊大破之殺數千人生擒張林獲雜畜兵仗萬計招降虎窟諸寨悉令歸業詔賜空名宣勅聽綱第功遷賞遣樞密院令史劉顥涖殺張林于東平張林乞貫死自効請曰臣兄演在宋爲統制有衆三千駐即墨萊陽之境請以書招之使轉致諸賊之款密者相爲表裏然後以檄招益都張林不

從則合擊之山東不足平也所謂益都張林即據府事逐田琢者也事見琢傳綱以林策請于朝樞密院請羈縻使之制可以爲萊州兵馬幹轄久之山東不能守林乃降于宋云初東平提控鄭佃生擒宋將李資綱奏賞佃宰臣謂李資自稱宋將無所憑據請詳究其實綱奏臣自按問俱獲宋將統制十餘人皆以資爲將無異辭此輩力屈就擒豈肯虛稱僞將以重獲者之功今多故之際賞功後時將士且解體凡行賞必求形迹過爲逗遛甚未可也詔即賞之綱奏遼東渡海必由恩博二州之間乞置經略司鎮撫從之興定五年二月東平解圍宣宗曲赦境內凡東平府

試諸科中選人嘗被任使已逾省試期日特免省試惟經
重律科即為及第似涉太優別日試之皆從綱所請也詔
以綱王庭玉東莒公燕寧保全東平各遷一階是歲燕寧
戰死綱奏寧所居天勝寨乃益都險要之地寧嘗招降羣
盜胡七胡八用為牙校委以腹心羣盜皆有歸志及寧死
復懷顧望胡七胡八亦反側不安臣以提控孫邦佐世居
泰安衆心所屬遂署招撫使以提控黃國元也充總領副
之此當先奏可顧事勢危迫故輒授之燕寧死而綱勢孤
矣綱奏請移軍於河南詔百官議御史大夫紇石烈胡失
門以下皆曰金城湯也非粟不守東平孤城四無應援萬

一失之則官吏兵民俱盡徙之河南以助防秋翰林待制
抹撚阿虎德奏曰車駕南遷恃大河以為險大河以東平
為藩籬今乃棄之則大河不足恃矣夫以將為主將以心
為主蒙古綱既欲棄之決不可使之空也宜就選將士之
願守者擢用之別遣官為行省付以六馬鎧仗從宜規畫
軍食樞密院請用胡失門議焚其樓櫓燬廨舍而徙之宣宗
曰此事朕不能決擇衆議可者行之樞密院頗采阿虎德
議許綱內徙率所部女直契丹漢軍七千人行省邳州元
帥左監軍王庭玉將餘軍屯黃陵岡行元帥府事於是綱
改兼靜難軍節度使行省邳州自此山東事勢去矣是歲

六月以歸德邳宿徐泗乏軍食詔綱等所部就食睢州綱
奏宿州連年饑饉加之重斂百姓離去鎮防軍遽徵逋課
窘迫陵辱有其干官衆不勝其酷皆欲報復之心近日高
羊哥等苦其佃戶佃戶憤怒執羊哥置於井中武夫不
識緩急乃至于此乞一切所負並令准行止俟夏秋收成徵
還軍人量增廩給可也詔議行之元光二年三月以邳州
經略司隸綱令募勇敢收復山東初兗山首領數人以減
罷懷忿怨誘脅餘衆作亂引水環城以自固構浮橋於河
上結紅襖賊爲援同簽樞密院事徒昭平牙刺哥會諸道兵
討之綱云碭山北近大河南近汴堤東西二百里大河分
派其間乾灘泥淖步騎俱不可行惟宜輕舟往來可選銳
卒數千與水軍婦兵以舟二百艘由偃道斷浮梁絕紅襖
之援募膽勇有口辨者持牒密諭之以離間其黨與臣已
遣三人入賊中復分兵屯要害別以二百人巡邏乞賜空
名告身從便遷賞樞密院奏已委監雷下王庭玉駐歸德寧
陵備之矣仍令牙刺哥水陸並進先行招誘不從乃合擊
之其空名告身宜從所請以責成功無何碭山賊夜襲永
城縣行軍副總領高琬萬戶麻吉擊土人殺傷及溺死者
甚衆奪其所俘掠而還詔綱併力討之綱遣降人陳松持
牒招李全全縛松將斬之已而但黥其面遣還綱奏全有

歸國意嚴實張林亦可招之此謂益都張林也詔擬實一
品官職封國公仍世襲全階正三品職以正二品林山東西
路宣撫使兼知益都府事與全皆賜田二百頃受命往招者
先授正七品官職賜銀二十五兩事以遷五品會綱遇害
而止綱御下嚴信賞必罰邳州軍不從屬綱八月辛未朔
邳州從宜經略使納合六哥都俊金山顏俊率沂州軍士
百餘人晨入行省殺綱及僚屬于省殿遂據州反樞密院
奏請出空名宣勅設重賞招誘丞相宜曰汝礪曰懸重賞募
死士必有能取之者宣宗不得已下詔罪綱以撫諭六哥
六哥遣人送綱尸及虎符牌印終不肯出乃升經略司為

元帥府加六哥泗州防禦使權元帥左監軍副使烏古論
老漢加邳州刺史權右監軍頃之邳州卒逃歸詣總帥牙
吾塔言六哥已結李全為助遣總領李木魯留住等毀其
橋梁攻破承安青陽寨留兵戍守六哥惶懼乃言待李全
兵入邳州誘而殺之以圖報効宣宗曰李全豈無心者六
哥能誘而殺之殆詐耳十月壬辰牙吾塔圍邳州急攻之
紅襖賊高顯等殺六哥函首以獻詔加顯三品官職授世
襲謀克侯進四品陳榮邢進邊全魏興孫仲皆五品賞銀
有差

必蘭阿魯帶貞祐初累官寧化州刺史二年同知真定府

事權河北大名宣撫副使三年保全贊皇加遙授安武軍節度使改昭義軍節度使充宣撫副使閱月權元帥左都監行元帥府事節度宣撫如故遣都統奧屯喜哥復取威州及獲鹿縣既而詔擇義軍爲三等阿魯帶奏自去歲初置帥府已按閱本軍去其冗食部分既定上下既親故能所向成功此皆血戰屢試而可者父子兄弟自相救援各顧其家心一力齊勢不可離今必析之將互易其處不相諳委矣國家糧儲常患不繼豈容僕冒其間但本府之兵不至是耳事勢方殷分別如此彼居巾下將氣挫心懈而不可用且義軍率皆農民已散歸田畝趨時力作徵集旬

日農事廢而歲計失矣乞本府所定無輕變易詔許之阿魯帶繕完州縣之可守者其不可守者遷徙其民依險爲柵以備緩急澤州舊隸昭義軍近年改隸孟州阿魯帶奏澤州城郭堅完器械具備若屯兵數千臣能保守之今聞議遷于青蓮寺山寨距州旣遠地形狹隘所容無幾一旦有急所保者少所遺者多徒棄名城以失太行之險則沁南昭義不通問矣詔澤州復隸昭義軍是歲潼關失守阿魯帶趨備藍田商州乃陳河北利害略曰今忻代撤戍太原帥府衆纔數千平陽行省兵亦不多河東河北之勢全恃潞州潞州兵強則國家基本漸可復立臣已將兵離境

乞復置潞州帥府阿魯帶行次沔池右副元帥蒲察阿里
不孫敗績逃匿不知所在阿魯帶亦被創收集潰卒卧沔
池詔還潞州興定元年改簽樞密院事數月以元帥左監
軍兼山東路統軍使知益都府事未幾權參知政事行尚
書省于益都阿魯帶復立潞州最有功識遼州刺史郭文
振舉以為將既而去潞州張開代領其衆與郭文振不相
得文振漸不能守矣

贊曰貞祐之時僕散安貞定山東僕散端鎮陝西胥鼎控
制河東侯擊經營趙魏其措注施設有可觀者故田琢撫
青齊完顏弼保東平必蘭阿魯帶守上黨皆嚮用有功焉

高琪忌功汝礪固位西啓夏豐芬南挑宋兵宣宗道謀是用
煦煦以為慈皦皦以為明予子以為強既而潼關破毀岢
澗喪敗汴州城門不啓連月高琪方且增陴浚隍為自守
計繕御寨以祈逃死然後田琢走益都而青齊裂蒙古綱
去東平而究魯蹙僕散安貞死而南伐無功雖曰天道亦
由人事自是以往無足言者矣

列傳第四十

列傳第四十一

金史一百三

元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

都總裁臣脫脫修

完顏仲元

完顏阿鄰

完顏震

烏古論長壽

完顏佐

石抹仲溫

烏古論禮

蒲察阿里

奧屯襄

完顏蒲刺都

夾谷石里哥

朮甲臣嘉

紇石烈桓端

完顏阿里不孫

完顏鐵哥

納蘭胡魯刺

完顏仲元本姓郭氏中都人大安中李雄募兵仲元與完

顏阿鄰俱應募數有功貞祐二年與阿鄰俱累功至節度
仲元為永定軍節度使賜姓完顏氏仲元在當時兵最強
號花帽軍人呼為郭大相公以與阿鄰相別頃之兼本路
宣撫使八月遙授知河間府事數月改知濟南府事權山
東東路宣撫副使貞祐四年山東之糧仲元軍三萬欲於
黃河之側或陝右分屯上書乞補京官且言恢復河朔之
策當詰闕面陳詔曰卿兄弟鳩集義旅所在立功忠義之
誠皎然可見朕以參政侯摯與卿素厚命於彼中行省應
悉朕心卿永入見其意固嘉東平方危正賴卿等相為聲
援俟兵勢稍緩即徙軍附河屯駐此時卿來蓋未晚也尚

思戮力朕不汝忘未幾改河北宣撫副使仲元部將李慶
等精功至刺史提控仲元奏賜金牌霆等皆為名將功名
與仲元相埒仲元屢有功以本職為從宜招撫使計約從
坦等軍圍恢復詔以仲元軍猥多差為三等上等備征伐
中下給戍守懦弱者皆罷去紅襖賊千餘人據漣水縣仲
元遣提控婁室率兵擊破之斬首數百敗祝春擒郭偉餘
衆奔潰遂復漣水縣仲元兼單州經略使婁室遷兩階升
職一等未幾仲元遙授知歸德府事是歲十月徙軍盧氏
改商州經略使權元帥右都監詔曰商號潼關實相連屬
卿思為萬全之計未幾潼關失守仲元軍趨商號復至萬

汝皆弗及仲元上書曰去年六月臣嘗請於朝廷乞選名將督諸軍臣得摧鋒身先士卒糧儲不繼竟不果行今將坐甲待敵則師老財殫日就困敝其大槩欲伐西夏以張兵勢又曰陝西一路最為重地潼關禁坑及商州諸隘俱當預備向者中都居庸最為要害乃由小嶺紫荆遶出我軍腹背受兵卒不能守近日由禁坑出遂失潼關可選精兵分地戍之其後乃置秦藍守禦及用兵西夏矣興定元年復為單州經略使敗宋人二千于龜山復敗步騎千餘于盱眙敗紅襖于白里港獲老幼萬餘人皆縱遣之宋人圍海州仲元軍高橋令提控完顏阿鄰領騎遶出其後夾

擊之宋兵解去賜金帶優詔將大諭紅襖賊陷曹馬城剽掠徐單之間提控高琬等分兵擊之俘生口二千三年仲元奏州城既固積糧二十萬石集鄉義軍萬餘人並閑訓練足以守禦乞以所部渡河詔屯宿州與右都監紇石烈德同行帥府事仲元有足疾滿百日詔曰卿處置機務撫存將士出兵使李辛可也四年兼保靜軍節度使尋為勸農使五年為鎮南節度使元光元年知鳳翔府事鳳翔被圍左監軍石益合喜來濟軍仲元讓合喜總兵事合喜曰公素得衆心不必以官位見讓仲元請身先士卒諭諸將士曰凡有奇功者即承制超擢及危急乃輒注四品以下顏

蓋蝦蟆力戰功最輒授通遠軍節度使圍解奏請擅除拜之罪宣宗嘉其功皆許之遷元帥右監軍授河北東路洮委必刺猛安賜金五十兩重幣十五端通犀帶優詔褒諭正大間為兵部尚書皇太后衛尉卒仲元為將沈毅有謀南渡後最稱名將云

完顏阿隣本姓郭氏以功勞賜姓完顏大安中李雄募兵阿隣與完顏仲元等俱應募數有功宣宗即位遷通州防禦使宣宗遷汴阿鄰改同知河間府事兼清州防禦使將所部兵駐清滄控扼山東遷橫海軍節度使賜以國姓阿隣與山東路宣撫副使顏蓋天澤不相能詔阿隣當與天

澤共濟國事無執偏見妄分彼此尋改泰定軍節度使山東西路宣撫使是時仲元亦積功勞知濟南府賜姓完顏與阿隣俱加從宜招撫使詔書獎諭且令計約涿州刺史從坦等軍恢復中都於是仲元阿隣部兵猥多詔以三等差第之上等備征伐中下戍守懦弱者罷去量給地以贍其家阿隣所部黃鶴袖軍駐魚臺者桀驁不法掠平民劫商旅道路不通有司乞徙于滕州詔阿隣就處置之頃之破紅襖賊郝定于泗水縣柘溝村生擒郝定送京師斬之近制賜本朝姓者凡以千人敗敵三千者賜及總麻以上敗二千人以上者賜及大功以上敗千人以上者賜止其

家阿隣既賜姓以兄守楫及從父兄弟為請宰臣奏阿隣
功止賜一家宣宗特詔許之至是仲元上奏曰臣頃在軍
旅纔立微功遽蒙天恩賜之國姓非臣殺身所能仰報族
兄徐州機察副使僧喜前汾州酒同監三喜前解州鹽管
勾添章守興平縣監酒添福猶姓郭氏念臣與僧喜等昔
同一家今為兩族完顏阿隣與臣同功皇恩所加併及本
族僧喜等四人乞依此例不許改輝州經略使阿隣有衆
萬五千詔分五千隸東平行省其衆泣訴云我曹以國家
多難奮義相從捐田宅離親戚轉戰至此誓同立功借還
鄉里今將分配他軍心實艱苦乞以全軍分駐懷衛輝州

之間捍蔽大河惟受阿隣節制阿隣亦不欲分之因以為
請宰臣奏若遂聽之非唯東平失備他將倣效皆不可使
矣宣宗以為然加遙授知河南府事應援陝西阿隣將兵
八千西赴至潼關聞京兆已被圍游騎至華州陝西行院
欲令阿隣駐軍商號拒東向之路阿隣上奏臣本援陝西
遇難而止豈人臣之節夫自古用兵步騎相參乃可以得
志今乃各有所屬臨難不救互分彼此今臣所統皆步卒
願賜馬軍千人則京兆之圍不足解矣宣宗謂皇太子曰
阿隣赴難不回固善矣而軍勢單弱且駐內地以觀事變
併以號州兵五千付之使乘隙而進卿以此意諭之也與

定元年遷元帥右都監出秦州伐宋宋統制吳筠守皂角
角又作郊堡城三重據山之鎮阿隣分兵絕其汲路克其外城
再克其次城宋兵縱火而出阿隣以騎兵邀之遣步卒襲
其後宋兵敗生獲吳筠及將校二百人馬數百匹糧萬石
及兵甲衣襖復敗宋兵于裴家莊六谷中斬五百級墜澗
死者甚衆又敗之于寒山嶺龍門關大石渡得粟二千餘
石復敗之于稍子嶺斬首二千餘級生擒百人是時三月
宿麥方滋阿隣留兵守之已而宋兵大至金兵敗阿隣戰
沒贈金紫光祿大夫西京留守

完顏霆本姓李氏中都寶坻人粗知書善騎射輕財好施

得鄉曲之譽貞祐初縣人共推霆為四鄉部頭霆招集離
散糾合義兵衆賴以安招撫司奏其事遷兩官霆與弟雲
率衆數千巡邏固安永清間遙授寶坻縣丞充義軍都統
劉璋說霆使出降霆縛送經略司送三階攝寶坻令升都
提控遙授同知通州軍州事中都食書霆遣軍分護清滄
河路召募賈船通餉道遙授同知清州防禦事從河北路
宣撫使完顏仲元保清滄遙授通州刺史河北東路行軍
提控佩金牌舊制宣撫副使乃佩金牌仲元奏臣軍三萬
管軍官三人皆至五品乞各賜金牌廷議霆輩忠勇絕人
遂與之改太名路提控復取玉田三河香河三縣徙屯濱

棣淄留劉忬孫江守滄州江以滄州降于王楫而江將兵圍觀州忬乃詐作書與孫江約同取滄州者王楫得其書果疑孫江與霆有謀召江還殺之霆乃定觀州而還進官三階充濱棣行軍都提控未幾遙授同知益都府事知宣差都提控遷棣州防禦使賜姓完顏氏屯海州俄權單州經略司事充宣差總領都提控興定元年泰安滕充土寇逢起東平行省侯摯遣霆率兵討之降石花五夏全餘黨二萬人老幼五萬口充權海州經略副使紅襖賊于忙兒寇海州霆擊走之二年宋高太尉兵三萬駐朐山霆軍乏糧采野菜麥苗雜食之宋兵柵朐山下隔湖港霆作港中

暗橋遣萬戶胡仲珪副統劉贊率死士由暗橋登山霆率兵四千人趨山下約以昏時舉火為期上下夾擊宋兵大敗墜澗溺水死者不可勝計斬高太尉彭元帥于陣餘衆潰去遷安化軍節度使經略副使如故以其子為符寶典書逾月宋兵復至霆逆戰駐兵城外夜半宋人乘虛踰城而入經略使阿不罕奴失刺率兵扼戰都統溫迪罕五兒副統蒲察永成蒲察只魯身先士卒殺二百餘人城賴以完詔五兒等各遷兩階四年改集慶軍節度使兼同知歸德府事五年改定國軍節度使兼同知京兆府事擢其子為護衛元光元年陝西行省白撒奏京兆南山密邇宋境

官民遷避其間者無慮百萬人可遣官鎮撫庶幾不生他
變宣宗以為然十月寔以本官為安撫使守同知歸德府
惟宏大司農丞郭皓為副使分護百姓之遷南山者元光
二年卒

烏古論長壽臨洮府第五將突門族人也本姓包氏襲父
永本族都管泰和伐宋充緋翻翅軍千戶取床川寨及祐
州宕昌辛城子以功進官二階貞祐初夏人攻會州統軍
使署征行萬戶升副統與夏人戰於窄土峽先登陷陣賞
銀五十兩戰東關堡以功署都統兼充安定定西保川西
寧軍馬都彈壓詔錄前後功遙授同知隴州防禦事世襲

本族都巡檢三年賜今姓攻蘭州程陳僧為先鋒都統夏
人圍臨洮扼渭堡內外不通統軍司募人偵候臨洮消息
長壽應募賊二人擒一人問得臨洮及夏兵事勢以勞遷
宣武將軍遙授通遠軍節度副使招降諸蕃族及熟羊寨
秦州逋亡者復遷懷遠大將軍升提控興定元年夏人大
入隴西長壽拒戰遷平涼府治中兼節度副使充宣差鞏
州規措官項之遙授同知鳳翔府事兼同知通遠軍節度
事提控如故興定二年遷同知臨洮府事與提控洮州刺
史納蘭記僧分兵伐宋長壽由鹽川鎮進兵宋人守戍者
走保馬頭山合諸部族兵來拒長壽擊敗之復破其援兵

四千於荔川寨即趨宕昌縣破宋兵二千于八斜谷拔宕昌縣進攻西和洲先敗其州兵明日木波兵三千與宋兵合依川為陣長壽奮擊宋兵入保城堅壁不復出長壽乃還凡斬馘八千獲馬二百餘牛羊三萬器械軍實甚多納蘭記僧出洮州鐵城堡屢敗宋人完軍而還詔賞鳳翔秦鞏伐宋將士長壽遙授隴安軍節度使同知通遠軍提控如故頃之長壽升總領都提控改通遠軍節度使夏人攻定西是時弟世顯已降夏人夏人執世顯至定西城下謂長壽曰若不速降即殺汝弟長壽不顧奮戰夏兵退加榮祿大夫賜金二十五兩重幣三端世顯既降二子公政重壽當緣坐宣宗嘉長壽守定西功釋公政兄弟有司廩給之詔長壽曰汝久在戎行盡忠國事世顯之降必不得已汝永念國恩益思自效未幾夏人復攻會州行元帥府事石盩合喜發兵救未至夏人移兵臨洮長壽以伏精兵五千于定西險要聞敗夏兵三萬騎殺千餘人獲馬數百夏人已破西寧乃犯定西長壽擊却之斬首二百級既而三萬騎復至攻城甚急長壽乘城拒戰矢石如雨夏兵死者數千被創者衆乃解去是歲卒

完顏佐本姓梁氏初為武清縣巡檢完顏訖住本姓李氏為柳口鎮巡檢久之以佐為都統設住副之戍直沽寨貞

祐二年虜軍遣張暉等三人來招佐執之翌日劉永昌率衆二十人持文書來署其年曰天賜佐擲之麾衆執永昌及暉等併斬之宣宗嘉其功遷佐奉國上將軍遙授德州防禦使較任鎮國上將軍遙授同知河間府事皆賜姓完顏氏詔曰自今有忠義如是者並一體遷授

贊曰古者天子胙土命氏漢以來乃有賜姓宣宗假以賞一時之功郭仲元郭阿鄰以功皆賜國姓女奚烈資祿烏古論長壽皆封疆之臣而賜以他姓貞祐以後賜姓有格夫以名使人用之貴則貴用之賤則賤使人計功而得國姓則以其貴者反賤矣完顏震完顏佐皆賜國姓者併附

于此

石抹仲溫本名老斡懿州胡土虎猛安人充護衛十人長太子僕正除同知武寧軍節度使事宿直將軍器物局使坐前在武寧造馬鞍虧直章宗原之改左衛將軍遷左副點檢坐征契丹逗遛降蔡州防禦使復召爲左副點檢遷知臨洮府事泰和伐宋青宜可內附進爵二級賜銀二百五十兩重幣十端詔曰青宜可之來乃汝管內與有勞焉比與青宜可相合其間諸事量宜而行頃之諸道進兵仲溫以隴右步騎五千出鹽川八年罷兵改知河中府崇慶初遷陝西統軍使貞祐二年宋人攻秦州仲溫率兵敗之

尋充本路安撫使改鎮南軍節度使致仕興定三年卒
烏古論禮本名六斤益都猛安人充習騎累擢近侍局直
長轉本局副使左衛副將軍坐受沁南軍節度使充王永
成名馬玉帶杖一百削官解職起為蒲速碗羣拔副使改
武庫署令宿直將軍復為左衛副將軍順州刺史累遷武
寧軍節度泰和伐宋為山東路兵馬都統副使兼副統軍
安化軍節度八年宋人請盟罷兵馬都統官仍以節度兼
副統軍大安三年改知歸德府兼河南副統軍歷知河南
府至寧初改知太原府事貞祐二年兼河東北路安撫使
三年充本路宣撫使頃之兼左副元帥四年太原被圍未
幾圍解進官二階興定三年卒

蒲察阿里興州路人以廕補官充護衛十人長武器署令
轉宿直將軍遷右衛副將軍宋兵犯分道鋪馳驛赴邊伺
其入以伏兵掩之改提點器物局泰和伐宋從右副元帥
匡為副統攻宜城縣取之八年以功遷武衛軍副都指揮
使大安元年同知南京留守事徙壽州防禦使遷興平軍
節度使崇慶初遷元帥右都監明年轉左都監時都城被
圍道路梗塞阿里由太原至真定率師赴援抵中山不克
進貞祐二年移駐大名徵河南鎮防軍圍再舉衆既憚于
行而阿里遇之有厚薄軍變遇害衆因逃散宣宗詔元帥

左都監完顏弼安集其軍赦首惡以下河南統軍司更加
撫諭

奧屯襄本名添壽上京路人大定十年襲猛安丞相襄舉
通練邊事授崇義軍節度副使改烏古里紉詳穩召為都
水少監石州刺史未幾為平南盪江將軍以功陞壽州防
禦使遷河南路副統軍兼同知歸德府事昌武軍節度使
仍兼副統軍崇慶改元為元帥左都監救西京至墨谷口
一軍盡殲襄僅以身免坐是除名明年授上京兵馬使宣
宗即位擢遼東路宣撫副使未幾改速頻路節度使兼同
知上京留守事二年二月為元帥右都監行元帥府事于

北京五月改留守兼前職俄遷宣撫使兼留守十一月詔
諭襄及遼東路宣撫使蒲鮮萬奴宣差蒲察五斤曰上京
遼東國家重地以卿等累效忠勤故委腹心意其協力盡
公以徇國家之急及詳來奏乃大不然朕將何賴自今每
事同心併力以用禦機會一失悔之何及且師克在和善鈞
從衆尚懲前愆以圖後功三年正月襄為北京宣差提控
完顏習烈所害未幾習烈復為其下所殺詔曲赦北京
完顏蒲刺都四南路按出灰必刺罕猛安人充護衛除泰
定軍節度副使以憂去官起復唐古部族節度副使徙安
國軍移紆詳穩累官原州刺史坐買部內馬虧直奪官一

階降北京兵馬都指揮使寧遠軍刺史歷同知臨洮府西
京留守事崇德元年遷鎮武軍節度備禦有功遷一官初
置東西面經略司就充西面經略使上言管內太和嶺諸
隘屯兵控制邊要行元帥府輒分臣兵萬二千戍真定餘
衆不足守禦近日復簡精銳二千七百人以往今見兵不
滿萬老羸者十七八臣死固不足惜顧國家之事不可不
慮新設經略移文西京太原河東取軍馬大數並稱非臣
所統詔真定元帥府還其精銳二千七百人西京太原嵐
州有警急約為應援州郡皆不欲屬經略司遂罷經略官
入為簽樞密院事改左副點檢四年遷兵部尚書興定元
年致仕四年卒

夾谷石里哥上京路猛安人明昌五年進士泰州防禦判
官補尚書省令史歷臨潢安遠路都總管判官累除刑部
主事改薊州副提控駐軍大名俄遷翰林待制為宿州提
控與山東宣撫完顏弼攻大沫堦賊衆千餘逆戰石里哥
以騎兵擊之盡殫提控次烈入自北門遂擒劉二祖以功
遷武衛軍副都指揮使坐前在宿州掠良人為生口當死
特詔決杖八十徙洺州防禦使山東路副統軍坐不時進
兵往宿遷取妻子解職起為東平行軍提控興定元年破
宋兵于宿州以功遙授安化軍節度使移定海軍卒

木甲臣嘉北京路猛安人襲父謀克泰和伐宋隸陝西完顏綱麾下歷通州海州同知軍州事貞祐二年除武器署丞救集寧有功遷河南統軍判官拱衛直副都指揮使河南治中遙領綏州刺史兼延安治中就遷同知府事改同知河間府事興定元年行樞密院于壽州由壽泗渡淮伐宋二月破宋兵三千於漸湖灘斬三百級有詔蹂踐宋境上毋深入臣嘉駐霍丘楂岡村縱輕騎鈔掠焚毀積聚獲宋謀者張聰知宋兵二千屯高柳橋老幼甚衆其寨兩城環之以水臣嘉遣張聰持牒招之不從先令水軍徑渡攻之軍士牛青操戈刺門卒皆披靡散去遂登陣大軍繼之

夷其寨而還遇宋兵數千於梅景村臣嘉伏兵林間以步卒誘致之伏發宋兵潰迫奔十餘里生擒其將阮世安等五人獲器仗甚衆二年嘗征南功升職一等遷元帥右都監充陝西行省叅議官四年兼金安軍節度使五年改知延安府事轉左都監駐兵京兆元光元年卒

紇石烈桓端西南路忽論宋割猛安人襲兄銀术可謀克泰和伐宋克行軍萬戶破宋兵二千於蔡州加宣武將軍自壽州渡淮敗宋步騎一萬五千于鷓子嶺遂克安豐軍軍還除同知懷遠軍節度事權木典乂詳穩大安三年西京行省選克合扎萬戶遙授同知清州防禦事改興平軍

節度副使遙授顯德軍節度副使徙東路宣撫司都統敗
移刺留哥萬五千衆于御河寨奪車數千兩降萬餘人加
驃騎衛上將軍遙授同知順天軍節度事貞祐二年為宣
差副提控同知婆速路兵馬都總管行府事貞祐三年蒲
鮮萬奴取咸平東京瀋澄諸州及猛安謀克人亦多從之
者三月萬奴步騎九千侵婆速近境桓端遣都統溫迪罕
怕哥輦擊却之四月復掠上古城遣都統兀顏鉢轄拒戰
萬奴別遣五千人攻望雲驛都統奧屯馬和尚擊之都統
夾谷合打破其衆數千于三义里五月都統溫迪罕福壽
攻萬奴之衆于大寧鎮拔其壘其衆殲焉九月萬奴衆九

千人出宜風及易池桓端率兵與戰其衆潰去因招唵吉
幹都麻渾賓哥出臺谷曼顏哥不灰活拙按出孛德烈隣
十一猛安復來附擇其丁男補軍攻城邑之未下者貞祐
四年桓端遣王汝弼由海道奏事宣宗嘉其功桓端遷遼
海軍節度使同知行府事宣差提控如故婆速路溫甲海
世襲猛安權同知府事溫迪罕哥不霽遷顯德軍節度使
兼婆速府治中權判官前脩起居注裴滿按帶遷兩階升
二等王汝弼遷四階升四等餘將士有功者詔遼東宣撫
承制遷賞是歲改邳州刺史充徐州界都提控紅襖賊數
萬攻邳州桓端破之于黃山賊復來桓端薄其衆走保比

山追擊敗之溺沂水死者甚衆賊攻萬圍沂州同知防禦
事僕散撒合突圍出求救桓端率兵赴之撒合還入沂州
與桓端內外夾擊之殺萬餘人賊乃去樞密副史僕散安
貞上其功因奏曰桓端天資忠實深有計畫曉習軍事撒
合勇而有謀皆得軍民心乞加擢用桓端進金紫光祿大
夫兼同知武寧軍節度事提控如故召爲勸農副使充都
提控屯陳州興定元年自新息渡淮伐宋破沙度店至定
城以少擊衆戰不留行未幾充宣差參議官復渡淮連破
宋兵獲其將沈俊遷武衛軍副都指揮使宋人城守不出
分兵攻其山寨水堡殺獲甚衆興定二年遷鎮南軍節度

使權元帥右都監數月改武衛軍都指揮使仍權右都監
行元帥府于息州徐州行樞密院石盃女魯歡剛復自用
詔桓端以本官權簽樞密院事往代之四年冬上言竊聞
宋人與李全將併力來攻當預爲之防樞密院奏可召桓
端與朝臣面議尋有疾賜太醫御藥五年正月召至京師
疾病不能入見力疾草奏大略以南北皆用兵當豫防其
患及防河數策無何卒年四十五勅有司給喪事

完顏阿里不孫字彥成曷懶路秦申必刺猛安人明昌五
年進士調易州忻州軍事判官安豐縣令補尚書省令史
除興平軍節度副使應奉翰林文字轉修撰充元帥左監

軍紀石烈執中經歷官執中圍楚州縱兵大掠坐不諫正
決杖五十大安初改戶部員外郎鈞州刺史執中行樞密
院於西京復以爲經歷官改威州刺史貞祐初累遷國子
祭酒歷越王濮王傅改同知平陽府事兼本路宣撫副使
召爲兵部侍郎遷翰林侍講學士改陝西路宣撫副使遷
元帥左都監改河平軍節度使河北西路宣撫副使改御
史中丞遼東宣撫副使再閱月權右副元帥參知政事遼
東路行尚書省事賜御衣廐馬安山甲上京行省蒲察五
斤奏其功賜金百兩綸百匹興定元年真拜參知政事權
右副元帥行尚書省元帥府于婆速路承制除拜刺史以

下不協是時蒲鮮萬奴據遼東侵掠婆速之境高麗畏其
強助糧八萬石上京行省蒲察五斤入朝遼東兵勢愈弱
五斤留江山守肇州江山亦頗懷去就及上京宣撫使蒲
察移刺都改陝西行省參議官而伯德胡土遂有異志宣
撫使海奴不迎制使坐而受詔阿里不孫械繫之頃之阿
里不孫輒矯制大赦諸道衆乃稍安而請罪于朝初留哥
據廣寧知廣寧府事溫迪罕青狗居蓋州妻子留廣寧與
伯德胡土約爲兄弟青狗兵隸阿里不孫內猜忌不協蒲
察移刺都嘗奏青狗無隸阿里不孫宣宗乃召青狗青狗
不受詔阿里不孫殺之胡土乃怨阿里不孫既而胡土率

衆伐高麗乃以兵戕殺阿里不孫權左都監納坦裕與監軍溫迪罕哥不霑遙授東平判官參議軍事郭澍謀誅胡土未敢發會上京留守蒲察五斤遣副留守夾谷愛荅左右司員外郎抹撚獨魯詣裕計事裕以謀告二人二人許諾遂召胡土至帳中殺之阿里不孫已死朝廷始得矯赦奏疏詔有司獎諭未幾聞阿里不孫死于亂詔贈平章政事芮國公納合裕真授左都監哥不霑進一階愛荅獨魯郭澍遷官升職有差阿里不孫寬厚愛人敏於吏事能治劇要識者以爲用之未盡云

完顏鐵哥性淳直體貌雄偉粗通昔年二十四襲父速頻路曷懶合打猛安授廣威將軍御下惠愛察廉除臨海軍節度副使改底刺兀詳穩丞相襄行省于北京鐵哥爲先鋒萬戶有功丁母憂服除遷同知武勝軍節度使事充右副元帥完顏匡副統號平南盪江將軍攻光化軍王統制以步騎出東門逆戰鐵哥擊却之拔鹿角奪門以入遂克之進攻襄陽爲前驅獲生口知江渡可涉處陰植標以識之大軍至鐵哥導之濟屢戰皆捷以勞進官兩階匡圍德安鐵哥總領攻城築壘于德安南鳳凰臺並城作甬道立鵝車對樓攻之擊走張統制兵時署還屯鄧州兵罷進官兩階遷同知臨潢府事改西南路副招討宿州防禦使貞

祐二年樞密使徒單度移刺以鐵哥充都統入衛中都遷
東北路招討使兼德昌軍節度使蒲鮮萬奴在咸平忌鐵
哥兵強燂取所部騎兵二千又召泰州軍三千及戶口遷
咸平鐵哥察其有異志不遣宣撫使承充召鐵哥赴上京
命伐蒲與路既還適萬奴伐承充為宣撫使撫前不發軍
罪下獄被害謚勇毅

納蘭胡魯刺大魯路怕魯歡猛安人性淳直寡言笑好讀
書博通今古承安二年進士第一除應奉翰林文字被詔
括牛于臨潢上京等路丞相襄有田在肇州家奴匿牛不
以實聞即械繫正其罪而盡括之於是豪民皆懼無敢匿

者使還襄稱能居父喪盡位御史舉其清節服除轉修撰
平章政事僕散端舉廉能有文采遷同知順天軍節度使
事從伐宋以勞加朝請大夫改禮部員外郎曹州刺史豪
民僕散掃合之私渡於定陶間逃兵盜劫皆藉為囊橐累
政莫敢問胡魯刺捕治之窮竟其黨鬪郡肅然改沃州改
南京路按察副使貞祐二年改泗州防禦使召為吏部侍
郎遷絳陽軍節度使權河東南路宣撫副使是時兵興胡
魯刺完城郭繕器械料才壯為鄉兵延問耆老招致儒士
咨以備禦之策鹽米儲待勸富民出粟郡賴以完賜詔褒
諭加資善大夫官其次子吾申改權經略使被召以疾不

能行卒于絳州

贊曰泰和貞祐其間相去五年耳故將遺老往往在焉高
琪得君宿將皆斥外矣高汝礪任職舊臣皆守藩矣假以
重任其實疎之故石抹仲溫以下以見當時之將校焉

列傳第四十二

金史一百四

元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

都總裁 戶脫脫修

納坦謀嘉

鄒谷

高霖

孟奎

烏林答與

郭侯

溫迪罕達

王擴

移刺福僧

奧屯忠孝

蒲察思忠

紇石烈胡失門

完顏寓

幹勒合打

蒲察移刺都

納坦謀嘉上京路牙塔懶猛安人初習策論進士大定二
十六年選入東宮教鄆王琮瀛王瓌讀書以終場舉人試

補上京提刑司書史以廉能著稱承安元年契丹陀鎖寇掠韓州信州提刑司問諸書史誰入奏者皆難之謀嘉請行五年特賜同進士出身調東京教授湯池主簿太學助教丁母憂服闋累除翰林修撰兼修起居注監察御史貞祐初遷吏部員外郎翰林待制侍御史完顏寓舉謀嘉才行志在匡國可預軍政充元帥府經歷官中都城圍食且盡膏鼎奏京師官民能贍足貧民者計所贍遷官皆先給據謀嘉不受據而去中都危急謀嘉曰帥臣統數萬衆不能出城一戰何如自縛請降邪宣宗議遷都謀嘉曰不可河南地狹土薄他日宋夏交侵河北非我有矣當選諸王

分鎮遼東河南中都不可去也不聽頃之除唐州刺史入爲太常少卿兼左拾遺遷鄭州防禦使改左諭德轉少詹事攝御史中丞未幾攝太子詹事與定元年潼關失守遷河南統軍使兼昌武軍節度使攝簽樞密院事行院許州汰去冗食軍士二千餘人上書諫伐宋不聽三年降潁州防禦使有告宋人將襲潁州者已而宋兵果至謀嘉有備乃引去有司上功不及告者謀嘉請而賞之四年召爲翰林侍講學士兼兵部侍郎同修國史五年卒

鄒谷字應仲密州諸城人中大定十三年進士第累官瀋王府文學尚書省奏擬大理司直上曰司直爭論情法折

正疑難谷非所長也宰臣曰谷有吏才陝西河南訪察及定課皆稱職上以谷為同知曹州軍州事召為刑部主事轉北京臨潢提刑判官入為大理寺丞尚書省點差接送伴宋國使官令史周昂具數言呈請左司都事李炳乘醉見之怒曰吾口舉兩人即是安用許為命左右攬昂衣欲杖之會左司官召昂去乃叱昂諸令史為奴畜明日語權令史李秉鈞曰吾豈惟筆寫汝進退去留亦皆在我羣吏將陳訴會官劾奏事下大理寺議差接送伴官事當奏聞炳謂口舉兩人當科違制谷曰口舉兩人一時之言當杖贖昂衣欲加杖當決三十上曰李炳讀書人何乃至是

宰臣對曰李炳疾惡無人不能容耳上曰炳誠過矣告者未必是也乃從谷議麻濟南彰德府治中吏部郎中河東按察副使沂州防禦使歷定海秦寧軍節度使泰和六年致仕貞祐初卒

高霖字子約東平人大定二十五年進士調符離主簿察廉遷泗水令再調安國軍節度判官以父憂還鄉里教授生徒恒數百人服除為絳陽軍節度判官用薦舉召為國史院編修官建言黃河所以為民害者皆以河流有曲折適逢隘狹故致湍決按水經當疏其院塞行所無事今若開雞爪河以殺其勢可免數婦之勞凡捲埽工物皆取於

民大為時病乞並河隄廣樹榆柳數年之後隄岸既固埽材亦便民力漸省朝廷從之遷應奉翰林文字兼前職改監察御史丁母憂起復太常博士改都水監丞簽陝西路按察司事體訪官負能否仍赴闕待對時南征調發繁急民稍稽滯有司皆坐失誤軍期罪霖言其枉悉出之授都水少監大安初為耀州刺史三年遷河北東路按察副使改韓王傅兼翰林直學士崇慶初改工部侍郎兼直學士至寧元年八月霖奉儲待迎宣宗至新城勅霖南迎諸妃既至賜錢千貫遷官二階二年除河平軍節度使兼都水監霖請城宜村為衛州以護北門上從之入為兵部尚書

知大興府事俄權參知政事與右丞相承暉行省于中都尋改中都留守兼本路兵馬都總管平章政事抹撚盡忠棄中都南奔霖與子義傑率其徒夜出不能進謂義傑曰汝可求生吾死於此矣霖死義傑伏群屍中以免贈翰林學士承旨令立碑鄉里歲時致祭訪其子孫錄用謚文簡孟奎字元秀遼陽人也大定二十一年進士調黎陽主簿丁母憂服闋調淄州軍事判官遷汲縣令察廉改定典令補尚書省令史從參知政事馬琪塞澶淵決河改中都左警巡使平章政事完顏守貞禮接士大夫在其門者號冷巖十俊奎其一也改都轉運司度支判官上京等路提刑

判官初遼東契丹判余里也嘗殺驛使大理司直有契丹人同名者有司輒繫之獄奎按囚速頻路讞而出之既而果獲其殺司直者遷同知西京路轉運使事置行樞密院于鎮寧充宣差規措所官給軍用改簽河東南北路按察司事武州刺史上言三事其一曰親民之寄今吏部之選頗輕使武夫計資而得權歸胥吏每縣宜參用士人使紀綱其事未幾改曹州刺史再調同知中都路都轉運使事早詔審錄中都路冤獄多平反大安初除博州防禦使凡屬縣事應赴州者不得泊於逆旅以防吏姦人使之改山東東西路安撫副使遷北京臨潢等路按察轉運使以本

官為行六部侍郎劾奏監軍完顏訛出虛造功狀訛出坐免官詔以奎為宣差都提控貞祐初以疾卒謚莊肅

烏林谷與本名合住大名路約鄰必刺猛安人充奉職奉御尚食局直長兼頓舍除監察御史累官武勝軍節度使北京按察轉運使太子詹事武衛軍都指揮使貞祐二年知東平府事權宣撫副使改西安軍節度使入為兵部尚書上言按察轉運司拘權錢穀糾彈非違此平時之治法今四方兵動民心未定軍士動見刻削乞權罷按察及勸農使又曰東平屯兵萬餘可運濱鹽易糧芻給之又曰潼關及黃河津要將校皆出卒伍類庸懦不可用乞選材武

者代之又曰充曹濮濬諸郡皆可屯重兵勅州縣官勸民力穡至於防秋則清野保城下尚書省竟不施行新制科買軍器材物稽緩者並的決與奏有司必督責趣辦民將不堪可量罰月俸從之坐前在陝州市物虧直降鄭州防禦使尋召為拱衛直都指揮使復為兵部尚書興定三年卒

郭俱字伯有澤州人天定二十二年進士調長子主簿萊州觀察判官萊陽縣令補尚書省令史知管差除除大理司且丁母憂起復太常博士左司都事御史臺舉供及前應奉翰林文字張檝吏部主事王質刑部主事抹然居中

通事舍人完顏合住弘文校理把掃合吏部架閣管勾烏古論和尚尚書省令史溫迪罕思敬皆才幹可用詔各升一等遷除俱平陽府治中張檝國子博士王質昭義軍節度副使抹然居中大理司直完顏合住侍儀司令把掃合同知弘文院事烏古論和尚利涉軍節度副使溫迪罕思敬同知定武軍節度事久之俱召為同知登聞鼓院兼祕書丞遷禮部郎中滕州刺史同知真定府事上言每季令注巡尉官吏刑兩部斟酌盜賊多寡處選注詔議行之改中都西京按察副使遷國子祭酒泰和六年代宋充宣差山東安撫副使七年遷山東宣撫副使大安元年遷遼東

按察轉運使改中都路都轉運使泰定軍節度使陝西東
路按察轉運使貞祐三年罷按察司仍充本路轉運使行
六部尚書改河北西路轉運使致仕元光二年卒

溫迪罕達字子達本名謀古魯蓋州按春猛安人性敦厚
寡言笑初舉進士廷試搜閱官易達貌小謂之曰汝欲求
作官邪達曰取人以才學不以年貌衆咸異之明昌五年
中第調固安主簿以憂去官服除調信州判官丞相襄辟
行署幕府改順州刺史補尚書省令史除南京警巡使居
父喪是時代宋兵興起復給事行尚書省大安初遷德興
府判官再遷監察御史宣宗遷汴以本職護送衛士妻子

復被詔運大名粟由御河抵通州事集西一官轉戶部員
外郎左司郎中遇繼母憂起復太常少卿充陝西元帥府
經歷官興定元年召還攝侍御史上疏於四伐宋略曰天時
向暑士馬不利宜俟秋涼無不可者又曰遼東興王之地
移刺都不能守走還南京度今之勢可公濮王守純行省
蓋州駐兵合思罕以繫一方之心昔祖宗小封建諸王錯峙
相維以定大業今乃委諸踈外非計也宣宗曰一子非所
愛但幼不更事詎能辦此逾月復上言六下輕重係于宰
相邇來每令權攝甚無謂也今之將帥謀者不能戰戰者
不能謀今豈無其人但用之未盡耳宣宗曰人才難知故

先試其稱否卿何患焉所謂用之未盡者為誰對曰陝西
統軍使把胡魯忠直幹略知延安府古里甲石倫深沉有
謀能得士心雖有微過不足以累大宰相高琪高汝礪惡
其言俄充陝州行樞密院參議官二年召為戶部侍郎改
刑部兼左司諫同知集賢院改大理卿兼越王傅尋遷河
南統軍使昌武軍節度使行六部攝同簽樞密院行院許
州改集慶軍節度使是時東方荐饑達上疏曰亳州戶舊
六萬今存者無十一何以為州且今調發數倍于舊乞量
為減免是歲大水碭山下邑野無居民轉運司方憂兵食
達謾聞二縣無主稻田且萬頃收可數菑解即具奏朝廷

大駭詔戶部尚書高夔佩虎符專治其事所獲無幾夔坐
累抵罪達自念上奏因感愧發病尋卒

王擴字充之中山永平人明昌五年進士調鄧州錄事潤
色律令文字遷臨安令猾吏張執中誣敗二令擴到官執
中挈家避去改任保州觀察判官補尚書省令史除同知德
州防禦使事被詔賑貸山東西路饑民棣州尤甚擴輒限
數外給之泰和以宋山東盜賊起被安撫使張萬公牒提
控督捕擴行章丘道中遇一男子舉止不常捕訊果歷城
大盜也眾以為去有神再遷監察御史被詔詳讞寃獄是時
凡鬪殺奏決者立平宗輒減死由是中外斷獄皆以出罪為

賢擴謂同輩曰生者既讞地下之寃云何是時置三司治財擴上書曰大亡之間曹望之為戶部財用殷阜亦存乎人而已今三司職掌皆戶部舊式其官乃戶部之舊官其吏亦戶部之舊吏何愚於戶部而智於三司乎既而三司亦竟罷張煒職辦西北路糧草者數年失亡多尚書省奏擴考按會煒亦舉王謙自代王謙發其姦蠹擴按之無所假借煒舊與擴厚使人諉擴曰君不念同舍邪擴曰既奉詔安得顧故人哉大安中同知橫海軍節度事簽河東北路按察事貞祐二年上書陳河東守禦策大槩謂分軍守隘兵散而不成軍聚之隘內軍合則勢重饋餉一塗以逸待

勞以主待客此上策也又曰軍校猥衆分例過優萬戶一負其費可給兵士三十人本路三從宜萬戶二百餘負十羊九牧類例可知乞以千人為一軍擇望重者一人萬戶兩猛安四謀克足以教閱約束矣豈不簡易而省費哉又曰按察兼轉運本欲假糾劾之權以檢括錢穀邇來軍興糧道軍府得而制之今太原代嵐三軍皆其州府長官如令通掌資儲則弊立革按察之職舉矣又曰數免租稅科糴益繁民不為恩徒增廩給教練無法軍不足用書奏不見省遷汴後召為戶部侍郎遷南京路轉運使太府監奏羊瘦不可供御宣宗召擴詰問擴奏曰官無羊皆取於民

今民心未安宜崇節儉廷議肥瘠紛紛非所以示聖德也
宣宗首肯之平章政事高琪閱尚食物謂擴曰聖主焦勞
萬機賴膳羞以安養臣子宜盡心擴曰此自食監事何勞
宰相高琪默然銜之有司奪市人衣以給往戍潼關軍士
京師大擾擴白宰相請三日造之高琪怒不從潼關已破
大元兵至近郊遣擴行六部事規辦潼關芻糧戶部負外
郎張好禮往商號過中牟不可進高琪奏擴畏避下吏論
死宣宗薄其書削兩階杖七十張好禮削三階杖六十降
為遙授隴州防禦使行六部侍郎規辦秦鞏軍食逾月權
陝西東路轉運使行六部尚書致仕興定三年卒謚剛毅

擴博學多才梗直不容物以是不振於時云

移刺福僧東北路烏連苦河猛安人以陰補吏部令史轉
樞密院調滕州軍事判官歷甄官署直長幽王府司馬順
義軍節度副使部內世襲猛安木吞掠民婦女藏之窟室
人頗聞之無敢發其罪者福僧請于節度使願自効既跡
得其所在率衆入索之得婦女四十三人木吞抵罪徙橫
海軍轉同知開遠軍節度事簽北京臨潢按察事興中治
中莫州刺史上言沿邊軍官私役軍人邊防不治及擾動
等事按察司專一體究各路宣差提控嚴勒禁治詔尚書
省行之大安初改沃州同知興中府事福僧督民繕治城

郭浚濠爲禦守備百姓頗怨頃之兵果至攻其北城福僧
戰其北使備其西薄暮果攻其西以有備乃解去尋改廣
寧崇慶元年秋福僧被牒如鄰郡大兵薄城其子銅和尚
率家奴拒戰廣寧賴之以完福僧還悉放奴爲良終不言
子之功識者多之未幾克遼東宣撫副使歲大饑福僧出
沿海倉粟先賑其民而後奏之優詔獎諭至寧元年除鞏
王傅兼吏部郎中胡沙虎作難福僧稱疾不出宣宗封胡
沙虎澤王百官皆賀福僧不往胡沙虎欲據而罪之詔除
福僧壽州防禦使貞祐三年遷山東西路按察轉運使是
歲按察司罷仍充轉運使久之致仕興定二年十一月庚

辰宣宗御登賢門召致仕官兵部尚書完顏蒲刺都戶部
尚書蕭貢刑部尚書僕散偉工部尚書奧屯扎里吉翰林
學士完顏亨迭轉運使福僧河東北路轉運使趙重福沁
南軍節度使猪奮鎮南軍節度使石抹仲溫秦定軍節度
使李元輔中衛尉完顏奴婢原州刺史紇石烈孛吉賜食
訪問時政得失福僧乃上書曰爲今之計惟先招徠虜人
選擇虜人舊有宿望雄辨者諭以恩信彼若內附然後中
都可復遼東可通今西北多虞而南部不敢撤戍芻糧調
度仰給河南賦役頻繁民力疲弊宜開宋人講和之端撫
定河朔養兵蓄銳策之上也又曰山東殘破羣盜滿野官

軍既少且無騎兵若宋人資以糧餉假以官爵為患愈大
當選才幹官充宣差招捕以恩賞諭使復業募其壯悍為
兵亦致勝之一也又曰自承安用兵軍中設監戰官論議
之間動相矛盾不懲其失反以為法若輩平居皆選材勇
自衛一旦有急驅疲懦出戰寧不敗事罷之為便書奏朝
廷略施用焉元光元年卒

贊曰宣宗急於求賢而使小人聞之悅於直言而使邪說
亂之貞祐與定之間豈無其人哉是故直言蔽於所惑羣
才誣於見忌耳自納坦謀嘉以下可攷見焉

奧屯忠孝字全道本名牙哥懿州胡土虎猛安人幼孤事

母孝中大定二十二年進士科調蒲州司候察廉遷一官
除校書郎兼太子司經三遷禮部員外郎遷翰林待制權
戶部侍郎佐參知政事督持國治決河以勞進一階除河
平軍節度使兼都水監遂疏七祖佛河及王村周平道口
雞爪孫家港復開東明南陽岡馬蹄孫村諸河忠孝常曰
河之為患不免勞民復壘石為岸十餘里民不勝其病矣
改沁南軍坐前在衛州勾集妨農軍借民錢不令償由是
胥當不相假貸軍民不相安降寧海州刺史改滑州歷同
知南京留守遷定國軍節度使復為沁南軍人為太子少
傅兼禮部尚書貞祐初議降衛紹王忠孝與蒲察思忠附

胡沙虎議語在思忠傳頃之拜參知政事中都圍急糧運道絕詔忠孝搜括民間積粟存兩月食用悉令輸官酬以銀鈔或僧道戒牒是時知大興府事胥鼎計畫軍食奏許人納粟買官鼎已籍者忠孝再括之令百姓兩輸欲為已功左諫議大夫張行信上疏論之曰民食止存兩月而又奪之便當絕食不獨歸咎有司而亦怨朝廷之不察也宣宗善行信言命近臣與忠孝同審處焉謂忠孝曰國家本欲得糧今既得矣姑從民便可也頃之行信復奏曰參政與屯忠孝平生矯偽不近人情急於功名詭異要譽慘刻害物忍而不恤勾當河防河朔居民不勝其病軍負民錢

揮不令償東漢欲用胡沙虎本朝皆曰不可忠孝獨力薦及胡沙虎作難忠孝自謂有功詔議東海爵號忠孝請籍沒其子孫及論特末也則云不當籍沒其偏黨不公如此無事之時猶不容一相非才况今多故乃使此人與政如社稷何宣宗曰朕初即位當以禮進退大臣卿語其親知諷之求去可也行信以語右司郎中把胡魯把胡魯以宣宗意白忠孝忠孝覲然不聽惡之罷為太子太保出知濟南府事改知中山府尋薨年七十謚惠敏

蒲察思忠本名畏也隆安路合懶合元主猛安人大定二十五年進士調文德瀋陰主簿國子助教應奉翰林文字

太學博士累遷涿州刺史吏部郎中遷潞王傅被詔與翰林侍讀學士張行簡討論武成王廟配等列思忠奏曰伏見武成王廟配享諸將不以世代為先後按唐祀典李靖李勣居吳起樂毅上聖朝太祖以二千之衆破百萬之師太宗克宋成此帝業秦主宗翰宋王宗望婁室谷神與前代之將各以功德間列可也思忠論多矯飾不盡錄錄其頗有理者云遷大理卿兼左司諫同修國史泰和六年平章政事僕散揆宣撫河南詔以備禦攻守之法集百官議于尚書省廷臣尚多異議思忠曰宋人攻圍城邑動至數千不得藉寇但當選擇賢將宜攻宜守臨時制變無不

可者上以為然頃之遷翰林侍講學士兼左諫議大夫大理卿同修國史如故再閱月兼知審官院正職外兼四職自思忠始宋人請和賜銀五十兩重綵十端丁母憂起復侍講學士兼諫議修史知審官院轉侍讀兼兵部侍郎貞祐初胡沙虎請廢衛紹王為庶人思忠與奧屯忠孝阿附胡沙虎曰竊人之財猶謂之盜况偷天位以私己乎宣宗不從頃之遷太子太保兼侍讀修國史二年春享于太廟思忠攝太尉醉毆禮直官御史臺劾奏降祕書監兼同修國史頃之遷翰林學士同修國史卒

紇石烈胡失門上京路猛安人明昌五年進士累官補尚

書省令史除中都路度支判官調河北東路都勾判官累
官翰林直學士大理卿右諫議大夫興定二年伐宋充元
帥左都監紇石烈牙吾塔參議官牙吾塔至楚州不待行
省僕散安貞節制輒進兵宋人堅壁不出野無所掠軍士
疲乏餓死相望直前至江而復安貞劾奏之牙吾塔坐不
奉詔約胡失門不矯正特詔原之改同知彰德府事五遷
吏部尚書五年拜御史大夫元光元年兼大司農二年薨
宣宗輟朝百官致奠

完顏寓本名訛出西南路猛安人大定二十八年進士累
調河東北路提刑司知事改同知遼州軍州事召為國史

院編修官遷應奉翰林文字南京路轉運副使丁父憂起
復太府監丞改吏部員外郎大安初除知登聞檢院累遷
右司郎中翰林待制兼侍御史貞祐初議衛紹王事語在
衛紹王紀中都圍急詔於東華門置招賢所內外士庶皆
得言事或不次除官由是問閭細民往往銜鬻求售至守
信者本一村夫敢為大言以諸葛亮為不知兵寓薦于朝
詔署行軍都統募市井無賴為兵教閱進退跳擲大槩似
童戲其陣法大書古今相對四字於旗上作黃布袍緇巾
鑼牌各三十六事牛頭響環六十四枚欲以怖敵而走之
大率皆誕妄因與其眾出城殺百姓之樵採者以為功賈

耐兒者本歧路小說人俚語詼朝以取衣食製運糧車千兩是時材木甚艱所費浩大觀者皆竊笑之草澤李棟在衛紹王時嘗事司天監李天惠依附天文假託占卜趨走貴臣俱為司天官棟嘗密奏白氣貫紫微主京師兵亂幸不貫微得不成禍既而高琪殺胡沙虎宣宗愈益信之左諫議大夫張行信奏曰狂子庸流猥蒙拔擢參預機務甚無謂也司天之官占見天象據經陳奏使人主飭己修政轉禍為福如有天象乞令諸監官公同陳奏所見或異則各以狀聞不宜偏聽也上召行信與寓面訂守信事復與近侍就決于高琪高琪言守信不可用上乃以行信之言

為然頃之寓遷禮部侍郎改東京副留守隴州防禦使遷安化軍節度使兼山東路統軍副使興定元年四月詔寓以本官權元帥左都監行元帥府事和輯苗道潤移刺鐵哥軍事語在道潤傳十二月密州破寓為亂軍所殺

幹勒合打蓋州本得山猛安人以蔭補官充親軍調陰山尉縣當兵衝合打率土豪官兵身先行陣貞祐初以功遷本縣令縣升為忠州合打充刺史州被兵久耕桑俱廢詔徙其民于太和嶺南合打遙授同知太原府事仍領其衆俄以本官遙授彰德軍節度使權河東北路宣撫副使督糧餉往代州合打不欲行因與宣撫使完顏伯嘉爭辨合

打恐伯嘉奏聞乃先奏伯嘉辱已御史臺廉得其事未及
奏伯嘉合打皆改遷合打改武寧軍節度使數月召為勸
農使久之為金安軍節度使興定元年復為勸農使歷知
河間府權元帥右都監行元帥府事駐兵蔡息間權同簽
樞密院事守河清改知歸德府事合打屢守邊要無他將
略雖未嘗敗北亦無大功元光元年卒

蒲察移剌都東京猛安八父吾迭太子太傅致仕移剌都
勇健多力充護衛十人上調同知秦州防禦使事武衛軍
幹轄以憂去官起復武器署令從軍兵潰被執貞祐二年
與降兵萬餘人俱脫歸漂之隆安府治中賜銀百兩重幣六

端遙授信州刺史有功遷蒲與路節度使兼同知上京留
守事進三階改知隆安府事逾年乞遼東上京等路宣撫
使兼左副元帥再閱月就拜尚書右丞移剌都與上京行
省蒲察五斤爭權及賣隆安戰馬擅造銀牌毘毘殺人已
而矯稱宣召棄隆安赴南京宣宗皆釋不問除知河南府
事俄改元帥左監軍權左副元帥充陝西行省參議官無
何兼陝西路統軍使興定二年四月改簽樞密院事權右
副元帥行樞密院於鄧州御史臺奏移剌都在軍中買沙
覆道盜用官銀矯制收禁書指斥鑾輿使親軍守門護衛
押宿擬前後衛仗婢妾効內人粧飾等數事詔吏部尚書

阿不罕斜不失鞫之坐是誅

贊曰讀金史至張行信論奧也忠孝事曰嗟乎宣宗之不
足與有為也如此夫進退宰執豈無其道也哉語其親知
諷之求去豈禮邪是故奧也忠孝蒲察思忠之黨比紇石
烈胡失門之疲衆完顏寓之輕信誤國幹勒合打之詆訟
上官於是曾不之罪失政刑矣豈小懲大誡之道哉

列傳第四十四

